# 典故紀聞

四

# 叢書集成

## 初編

主編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聞紀故典

(四)

余繼登輯

# 典故紀聞卷十五

成化六年順天府尹閻鐸以歲饑坐視民患不能賑濟爲戶科所劾遂降衢州府知府其府丞而下丹巡城御史俱加罰有差祖宗朝急於民瘼如此今稍寬矣

太平蕪湖荆州沙市杭州稅課舊無抽分官成化七年工部尚書王復始請添部屬二員分往抽分竹木變銀爲營繕費是年所得僅千兩後至者以多得爲能至萬餘兩歲歲加增朘削無極言利之臣貽害如此

祖宗之世最重封爵如公侯伯皆論功定議蓋積其前後之功無官可酬乃始加之非如千百戶指揮可累級陞也自都督同知趙輔征兩廣回大肆賂遺遂得封伯後太監劉永成姪左都督聚亦以微功得甯晉伯無復舊制而人亦不以得爵爲難矣

大理卿王概爲按察使時以旌異得賜誥命後歷副都御史大理卿以品秩相同不得請給上疏乞恩詔特許之舊制大臣無有兩給三品誥命者有之自概始

北直隸舊止巡撫一人成化八年九月兵科都給事中梁璟言畿內八府境土廣遠巡撫一人兼理邊備卒遇有警恐誤事機乞以河間保定以南六府專委都御史陳濂巡撫其薊州抵密雲一帶邊關及順天永平二府屬另擇重臣一人專督兼理巡撫之任部覆從其言乃以命都御史張綱二巡撫之設自此始

成化時給事中白昂言大理寺審錄有詞稱寃人犯駁回在外衙門再問多偏執己見不與辯明或用非法重刑鍛鍊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加酷刑雖有寃枉不敢再言今後有問招不明擬罪不當者俱乞改調相應官員問理不許鍛鍊成獄違者雖無贓亦依律問罪送吏部改調從之

成化時都御史李賓言在外官司聽斷官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己又預備稽考告訐假立文簿虛作支銷宜行禁革嚴治其罪從之

成化七年立春以星變避殿御奉天門便服進春免賀

成化八年元旦以星變免慶賀羣臣但具朝服行八拜禮

舊制殿試在三月初一日狀元率進士上表謝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殿試於十五日至今因之

成化時廣東按察司言婦人犯笞杖并徒罪者例俱單衣的決但其間所犯多緣連累且素懷廉恥之人一被刑辱終身莫雪甚爲可憫乞自後除姦盜不孝與樂婦的決餘悉納鈔贖罪遂著爲令

成化時宣府龍門所火焚官草五十七萬餘有司獲縱火者以聞命卽斬以徇籍其家資以抵草數不足則令經收看守官補之

成化時總督漕運都御史張鵬請給僧道度牒鬻米濟荒憲宗曰僧道給度不宜太濫且鬻米之數所得幾何而所損於國者多矣其在官吏監生尙不可以爲常況此輩乎其勿許

河東鹽池。舊止以巡按巡視。成化九年三月。戶部郎中文志貞言。巡按等官。不得以時臨視。故人得私販官鹽。阻壞客商少中。無以濟邊用之急。請歲遣御史一人。往彼禁治料理。歲滿更代。如巡茶之例。乃始設河東巡鹽御史。

舊制時享太廟。俱於近午時行禮。成化九年四月初一日。時享太廟。是日日食。百官當救護。禮部奏請早行廟享禮。

舊制廩膳生員考黜者。仍追食過廩米。成化九年。北直隸提學閻禹錫。始奏免還官。

故事四品官父母死。有祭無葬。成化九年八月。少詹事柯潛父死。特賜以葬。時以爲榮。

御史楊守隨言。爵賞不可以無律。名器不可以假人。頃因山東災傷。許辦事及寄名吏納銀免考。悉依資格選用。倖門一開。越次授職。蕩無紀極。爭相黷貨。以規驟進。其於害政。莫此爲甚。憲宗批答曰。朕患吏道不清。嚴考試以爲進退。今若募胥吏入貲賑饑。免考登仕。是教吏貪也。御史言是。其亟罷此例。按奸吏舞文以貪賄。挾賄以買官。倚官以剝民。故每遇開例。吏之加納者半。吏治不清。民生不遂。多由於此。憲宗此旨。百世所當遵也。

程明道伊川二先生。祖家保定博野縣人。其五世祖端明殿學士羽。始遷洛陽。成化間。博野知縣裴泰建言。請立祀。命有司春秋祭祀。

成化年間。因擒獲妖人。追其妖書圖本。備錄其名目。榜示天下。以曉諭愚民。其書有番天揭地搜神記經。

金龍八寶混天機神經。安天定世繡瑩關九龍戰江神圖。天空知賢變慝神圖經。鎮天降妖鐵板。達通天混海圖。定天定國水晶珠經。金鎖洪陽大策。金鋒都天玉鏡。六甲明天了地金神飛通黑玩書。通天徹地照仙鑪經。三天九關夜海金船經。九關亡返纂天經。八寶肇天白玉柱。夫子金地歷。劉大保泄漏天機伍公經。奪天册收門纂經。佛手記。三煞截鬼經。金鎖攔天記。緊關周天烈火圖。玉盆經。換天圖。飛天歷。神工九轉玉瓮金燈記。天形圖。天髓靈經。定世混海神珠。通玄濟世鴛鴦經。錦珊瑚。通天立世滾雲裘。銀城論。顯明歷。金章紫綬經。王賢鏡。四門記。收燕破國經。通天無價錦包袱。三聖爭功聚寶經。奪天策海底金經。九曜飛光歷。土傘金華蓋水鑑書。照賢金靈鏡經。硃書符式坐壇記。普濟定天經。周天烈火圖。六甲天書。三災救苦金輪經。智鎖天關書。感天迷化經。變化經。鎮國定世三陽歷。玄元寶鏡。玉傘錦華蓋。換海圖。轉天圖。推背書。九曜飛天歷。彌勒頌。通天玩海珠。照天鏡。玄天寶鏡經。上天梯等經。龍女引道經。穿珠偈。天形圖。應劫經。天圖形首妙經。玉賢鏡。透天關盡天歷。玄娘聖母親書。太上玄元寶鏡。降妖斷怪五家經。金光妙品。奪日金燈。紅塵三略照天鏡。九關番天揭。天神圖。金鋒都天玉鏡。玉樹金蟬經。玄娘聖母經。七返無價紫金船。銀城圖樣。龍鳳勘合。

僧官常琇者。拜故南和伯方瑛爲父。修武伯沈煜。泰甯侯陳桓。豐潤伯曹振。錦衣指揮王珩。皆與交好。琇至各家飲酒。皆設鼓樂。琇每招妓與亂。後其徒因與爭寺產。因發其通瑛妾諸罪。遂幷下錦衣衛鞫實。琇校發遼東充軍。煜桓振珩各坐罪停俸有差。仍命都察院出榜曉示。此眞可爲官員交好奸僧之戒也。

成化時刑部主事張鼎言。固原平涼。乃三邊總會之所。虜寇侵犯。累從此入。宜置立總府。諸臣會議。乃命左都御史王越駐劄固順。總督諸路軍馬。陝西總制始此。

成化時。以街渠汙穢壅塞。爲工部所奏。逮兵馬指揮幷巡城御史錦衣衛官校於獄。

成化十年十二月。有自宮者五十餘人。日赴禮部喧訴求進。尙書鄒幹以聞。命錦衣衛執之。枷項於禮部前幷各大市街示衆。

甯晉伯劉祿。成化十年襲父爵。次年三月卒。憲宗以祿幼。且襲爵未久。惟賜祭。不予葬。且免輟朝。命有司著爲令。

成化十一年冬。有自宮聚至四五百人。鬨嚷求收用。憲宗云。此輩逆天悖理。自絕其類。且又羣聚喧擾。宜治以重罪。但遇赦宥。錦衣衛其執而杖之。人各五十。押送戶部。如例編發海戶當差。是後有再犯者。本身處死。全家發邊遠充軍。禮部移文天下禁約。

成化十二年二月。朔日食。望月食。

成化時。錦衣衛奏京城內外盜賊生發。前後捕獲七百餘人。其中強盜多係僧人。乞自後僧行道童。不給有司文憑。私自來京者。緝出俱發邊衛。幷罪其所主之家。從之。

成化時。九卿以災異陳言。內一款。軍民服色器用。近多僭越。服用則僭大紅織金羅段徧地錦。騎坐則僭描金鞍鈷鉸銀鞦轡。首飾則僭寶石珠翠。今四方絲貴金少。率皆坐此。宜嚴加禁約。違者卽重罪而沒入

之。此侈風在今更甚。尤宜禁止。

成化時。大學士商輅因災陳言。內一款。臣聞天下之治亂。係下情之通塞。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羣臣以及民庶。於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所以廣耳目。達下情也。皇上承嗣以來。詔求直言。而人多顧忌。不肯盡言。意者聽言之道未至乎。望明詔在廷羣臣。凡致災之由。彌災之策。悉陳以聞。

成化時。定西侯蔣琬言。養兵之利。莫善於屯田。今竭東南民力。漕運以實京庾。又勞八府民力。飛輓以供邊餉。民兵俱弊。費出無經。屯田之利。則未徧舉。且大同宣府等處膏腴土田。無慮數十萬頃。悉爲豪強占種。租稅不供。稍遇兵荒。全仰內郡。其八府良田。又多爲勢要之家。妄以拋荒奏乞。日漸侵剝。失業之民。控訴無所。脫使邊關有警。內郡何由接濟。運河有阻。京師何所仰給。居安思危。不可不慮。乞令戶部會議。遣剛正給事中御史二員。視往年甘肅增糧事例。檢勘丈量。定著科額。八府民田。亦乞嚴立禁條。不許豪奪。庶幾兵民足食。內外有備。

成化間。戶部覆甘肅巡撫宋有文奏言。邊儲虧折。非獨甘肅爲然。如遼東大同諸處。往往事覺盤究未報。大抵糧儲乃生民膏血。而邊方險遠。類難急致。其間侵盜之徒。率多延緩。以覬脫免。今宜定爲通例。凡盜糧五十石、草一千束、錢帛直銀二十五兩者。仍用常典。多者一如近例。監追充軍。四倍其數。則無問文武職官吏典斗庫部運諸人。雖宥不赦。正犯或有逃故。逮其親屬。如此則糧不重費。人知謹守。疏上。詔如議。且令正犯逃故。於同爨至親家屬追之。

成化時禮部覆整飭邊備兵部侍郎馬文升奏光祿寺筵宴夷人酒飯非薄憲宗曰宴待諸夷本柔遠之道所以尊隆國體起其瞻仰非但飯食之而已必器具整齊品物豐潔始稱今後筵宴并酒飯處令光祿寺堂上官視之仍以禮部官一員督察有不遵者併治以罪

成化十二年七月京師西城有物夜出傷人其色黑踪跡之不可得上乃於禁中祭告天地曰臣以菲薄之資撫益成之運顧政事之多缺致災異之薦臻茲者京城內外有物夜出殘害軍民驚動閭巷夫變不虛生必有所自意者或用度不節致傷民財歟或土木煩興過勞民力歟或忠言不聞下情無由上達歟或仁政不施實惠未能下究歟夙夜兢惕罔知攸措伏惟大造垂慈曲賜矜憫赦過宥罪轉禍爲祥俾妖物潛消居人安妥臣當祗謹天戒循省愆尤期維新於政令以圖報於大恩不勝惓惓懇禱之至大學士商輅等亦條上時政闕失請付所司行之當時君臣尚有遇災而懼警惕修省之意

昭德宮內使汪直得寵於憲廟自黑眚之後命出外訶察物情直布衣小帽乘驢騾往來京城內外人不之知直刺得外間隱事以取信於上上益委任遂謗及諸大臣權寵赫奕又委官校四外緝事不拘京官藩臬動皆拘繫西廠或夜入其家搜其財物刑其妻女朝臣惴惴不自安於是大學士商輅及萬安劉珝劉吉上疏極言其害言陛下委聽斷於汪直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漢王英輩大張聲勢蠹衆害人使大臣不安於位小臣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因條列其不法事以上謂如此不已國之安危或未可知憲廟從其言爲罷西廠責汪直退還本監調韋瑛邊衛差

操散遣諸校尉人心快之然帝意猶未釋然會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窺知意旨遂上疏言皇上近以災變敕令臣工修省未聞有進賢退不肖革弊釐奸者獨太監汪直緝奸惡懲貪贓釋寃抑禁宿弊皆合公論而服人心假建言之名以頌直功德疏成先以草託直所厚錦衣千戶吳綬示直令直先爲言於帝而後奏之疏奏帝大悅於是直復開西廠訶察益苛破家毀族人不堪命縉意望陞都御史乃止得尙寶少卿

鄉試小錄前舊有吏典掌行科舉及生員謄錄對讀二條成化十三年以少詹事黎淳言始消去之淳又言士子有文理差錯行文有疵表失平仄字畫差錯者皆宜究治禮部覆議平仄不順字畫差錯與文理差繆者不同宜仍令會試從之

中外軍政官五年一次考選舊無著令成化十四年春因兵部尙書余子俊英國公張懋奏請始定

成化十四年八月戊申早朝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者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究其事所從起莫能得亦異矣

翰林院官自永樂宣德以來俱不習儀至成化十四年冬至日錦衣緝事者奏學士王獻等不赴習儀憲廟命鞫問二人舉相傳之例以聞宥之仍詔自今行大禮仍先期習儀惟內閣辦事者免

舊制頒歷在十一月朔成化十五年是日値冬至禮部預以爲請命改頒歷於十月朔日

成化十五年太子少保戶部尙書楊鼎乞致仕特賜敕允之仍給月米二石歲夫四名先是大臣致仕未

有給米撥夫例。有之自鼎始。

成化十六年、以監生虎臣言。始詔天下學校。孔子廟庭所在。凡過其門者皆下馬。

官吏折俸布。舊於甲字庫折支者。每闊白布一匹。折米四十石。成化十六年。戶部以爲言。始改折三十石。然布極細者不過值銀二兩。而米遇貴石值錢一兩。已有懸絕。後又以粗緜布值銀三四錢者支與。是粗布一匹准價銀三十兩矣。從古所未有也。

成化十七年。國子監丞祝瀾。請天下文廟皆宜用木主。禮部覆言。廟制已定。而瀾欲紊亂舊章。遂黜爲雲南廣西府經歷。後竟用木主。而無人爲瀾白其事者。

舊制給事中外陞。必方面知府。無府州佐貳者。成化十七年五月。禮科都給事中張鐸。兵科給事中蕭顯。因言事忤旨。吏部希意。陞鐸爲湖廣漢陽府通判。顯爲貴州鎮甯州同知。時鎮甯州無同知。特添設以授之。

舊例指官詐財滿貫犯。該徒流以上罪者。俱發充軍。有大誥及遇恩。例減二等。爲首從者止得徒杖之罪。成化十七年五月。內刑部題。此輩情犯頗重。如復減等。恐奸僞日滋。請今後指稱京官并三司以下官名。及以官府使用爲詞誆財者。俱計贓。不分首從。悉連家屬發邊衛充軍。原係邊衛者發極邊守哨。從之。

都御史李綱。山東長清縣人。居官廉介。爲太僕少卿時。曾於冀州遇盜。奪其篋。將啓之。問其隸。知爲綱。曰。乃李少卿耶。是無錢。不啓篋而去。

成化十四年巡撫甯夏都御史賈俊奏邊儲無措請開納銀十三道御史言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供輸貢入不可數計使能量入爲出用一省百則邊儲何患不充軍需何患不足而爲此賣官鬻爵之事伏乞痛革前弊別爲經久常行之策務使邊備不乏名器不濫舊章不紊異議不生疏上憲宗曰漢文帝從晁錯備邊之策令民納粟拜爵後人惜其作俑邇者有司以乏邊儲又議行納銀事例後世又將謂何御史所言是也宜一切罷之勿行

成化時兵部尚書余子俊以京城內外多盜請差府部屬官五十餘員會錦衣衛巡城御史查究內外官民之家有舍匿游民及無籍軍匠罪囚者各聽首實送戶工兵三部收役若經赦死囚遣而復來者處死鄰居舍匿之家蔽占不舉者亦以其罪坐之仍令審編火夫坐鋪巡警夜以五十人爲率獲盜必追究舍匿之家概治之及印子鋪賭場俱宜禁治自令犯者其房舍沒官治以重罪

成化十七年秋禮部言烏思藏地方在長河西之西長河西在松潘越巂之南三處地界相連易於混淆難以辨別烏思藏大乘法王闡教闡化輔教贊善番王舊例三年差人一朝貢後因道險少來而長河西番僧往往僞作印信番書以冒賞賜乞立爲定制除大乘法王無地土外闡教等四王人各賜敕一道勘合二十道該貢之年道經四川陝西比號既同仍有王印奏本方許放入其長河西魚通甯遠等處朵甘及董卜韓胡諸宣慰司亦各給勘合六十道其入貢道經四川比號驗放一如例若該貢之年偶值道梗不通後不許補貢其四川松茂州土著番僧來朝者邊官亦照例驗放不許過多從之

四川巡撫都御史孫仁。以松潘賊劫掠。欲發兵剿之。憲宗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松潘賊已嘗剿戮。其渠魁亦知警矣。若又縱兵恣殺。彼番寨蝟聚。豈能悉滅哉。貪功以啓邊釁。誠非計。宜令仁等乘兵威方振之餘。遣人撫諭。果負固不服。乃用兵勦之。未晚也。

成化十八年。山西巡撫都御史何喬新。以按察司官延滯詞訟。劾僉事尙敬等罪。憲廟言。刑獄重事也。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特言未得其情者。詳審不苟如此。苟既得之。不卽結斷。杻梏縲絏。拘繫其身。往往有庾死獄中者矣。夫其人罪不至死而死。是刑官殺之也。故律特著淹禁非囚之條。喬新劾奏甚當。其卽究治其人。仍令天下刑官皆知所謹。以副朕欽恤之意。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通州右衞軍餘金鳳等三百九十一人。自宮以求進。都察院言。中三百十四人。俱年及十五歲。法當收贖。五十九人纔十歲以下。乃其父兄教令爲之者。當坐教令之人。因奏近例凡自宮者本身處死。全家發煙瘴地面充軍。今犯者衆。幷援例上請。奉憲宗聖旨。金鳳等百九十八人枷項示衆。滿一月仍杖一百。幷年幼者俱如擬。皆發原籍原衞收管。

晉甯河王府。自成化十七年以來。每夜有妖見。或爲神像。或爲王侯。需索酒食。時舉火將焚宮。十八年十二月十八夜。果焚府第無遺。冠服器用皆盡。妖亦隨滅。其事甚異。

成化十九年三月。內官王鈿。奏令家人中河東鹽二萬餘引。戶部請治其罪。憲廟曰。祖宗之制。內官不許私置產業。矧敢違例中鹽。與民爭利。且其服食之需。皆自內給。今鈿營利於外。將焉用之。戶部其查例揭

榜禁約。後有犯者。必罪不宥。

太監汪直倚恃權勢。淩轢有司。所過動遭捶撻。嘗至定州。知州裴泰預爲饌具以待。僕從皆醉飽欣欣。直心識之。至成化十九年六月。以罪調南京御馬監。所經有司皆避。直困臥公館。孤燈熒然。適泰以公事至。直喜求食。泰以所攜設饌。遂爾汝待之。直曰。吾非復前比矣。明發得車馬起程足矣。泰曰。諾。至明趨騎而去。聲勢寂然。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

故事章奏既得旨。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傳報。使知朝政。自成化時汪直用事。其黨千戶吳綬以爲漏洩機密。請禁之。後之奸人。恐不便己私。遂往往禁諸傳報者。然卒未有不傳。亦可笑矣。

成化二十年。英宗忌辰。憲宗顧左右曰。今早行禮之際。追念罔極之恩。感傷於懷。泫然淚下。不能自已。永惟先皇奄棄天下臣民。忽已二十年矣。朕嗣守大業。兢兢慄慄。恆懼弗克負荷。無以慰宗廟神靈。今益當省身修德。任賢圖治。使四海無虞。生民樂業。庶幾無愧天子之孝云爾。

慶成大禮。國家以來。不肯輕廢。成化二十年正月。御史徐鏞何珙。以京師地震。疏請免宴。憲宗謂慶成宴乃祖宗定制。責二人不諳大體。調外任。

成化間。京城內外奸惡之徒。行凶害人。荒淫賭博。甚至占人妻女。爲人報讎。憲廟因錦衣衛官奏謂之曰。昔漢郭解一豪俠之雄耳。武帝因公孫宏之言。殺之以懲不逞。論者謂其有關治體。今羣惡少相倚爲奸。恐將來效尤者。無所不至。宜榜禁之。仍令保伍互相覺察。知而不告者。各治以罪。

成化二十一年五月。陞御史汪奎於夔州府。都給事中盧瑀於長沙府。各通判。給事中童柷於興國州。秦昇於廣安州。各同知。諸人因災異言事切直。吏部承密旨陞之。亦陞遷之變例也。

成化二十一年九月。忽一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大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珝亦欲往。昌止之。安等至。昌出紙一緘。上有御筆硃書一封字。啓視則人訐珝貪財好色。與太監某認親。納王越賄。謀與復爵諸陰事。安等驚曰。此即匿名文書。朝廷何不火之。召安等看何爲。昌曰。聖意不可回。二先生不作計處。明旦行事本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珝親老。俟親終守制何如。曰。不能待也。曰。不然。令其自陳休致。厚加恩典。以全君臣始終之義。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珝本進。遂准致仕。加歲夫月米。賜敕而遣之。

每視朝時。天威在上。羣臣敬愼之極。語言進退之間。不無小小差誤。非敢慢也。成化二十二年四月。憲廟諭御史等官。今後通政司鴻臚寺等官。宣讀奏詞。有差錯一二字者。免劾。眞聖人之度也。

副都御史屠滽。歷三品俸二年餘四月。陞右都御史。又歷三品俸八月。疏乞以今所歷足前所歷。共計三年。請給三品誥命以封父母。許之。

成化二十二年九月。詔天下有司徵稅毋取餘價。

舊例會試舉人。以百名爲率。南數取五十五名。北數取三十五名。中數取十名。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當會試之前。時內閣萬安。禮部尚書周洪謨。俱四川人。四川左布政潘稹。卽希二人意。言額數不均。於是南北各退二名。中卷多增二名。

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初七日上丁當祭先師孔子以初六日命皇太子親迎傳制遣官改用次丁

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保定府束鹿縣昏刻天地昏黑空中聲如雷尋有黑氣墜地掘之得黑石二一如碗一如雞卵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甯王奠培以皇太子婚禮成遣官表賀其表文中稱大婚憲廟言婚禮不賀人之序也今庶民之家尚不行此況朝廷乎王不據理遵例乃遣人奉表來賀雖云致敬所謂事之不以禮也況表中又不審輕重謬稱大婚可乎宜降敕諭王俾知此意仍令巡按御史逮治長史等官

成化時眞定知府余瓚言陝西山西大同宣府遼東等處邊牆內地土肥饒近皆爲鎭守內外等官私役軍士盡力開耕所獲糧草甚富凡遇官民買納加倍取息以此觀之則各邊所出者皆足各邊之用矣請敕遣科道部屬官剛正有爲深達大體者數員往會巡撫巡按鎭守內外等官勘視凡堪種熟地係軍民幷千百戶以下者聽如舊管業其在指揮以上者請定則例量撥多寡以資其用餘皆計常操官軍若干隊分撥每人宅地二畝田地二十畝每隊分爲兩班耕守以備征操亦但徵取十一則民可免轉輸之勞軍可無饑寒之苦矣

京城外有軍民葉紀斬鸞等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以爲葛巴剌碗幷數珠假以爲西番所產乘時市利愚民競趨之所發墓甚衆至是緝事者聞於朝番僧嘗買以進者皆遁去獲紀等送刑部鞫治得其黨俱坐斬

成化末。貴州總兵吳經。巡撫都御史謝昶。奏苗賊糾衆稱王。敵殺官軍。聲言入犯。其勢甚熾。若不調兵勦之。貴州難保無虞。兵部言。苗賊果如經等所奏。固當致討。但詳諸臣奏詞。不見殺掠實數。宜遣官按視。於是遣御史鄧庠兵部員外費瑄賜敕。諭以上體朝廷好生之心。下念生民煩費之苦。勿據偏詞。輕調大兵。以巡功啓釁。庠瑄至貴州。苗實無稱王諸狀。第稍侵我田土。守臣希覬陞賞。皆主用兵之議。又出危言以劫持二人。二人不從。遂招撫苗衆。苗知朝廷無勦除之意。各出聽撫諭。兵竟不用而還。

# 典故紀聞卷十六

國朝品官服色無蟒衣之制。蓋蟒蛇屬。無角無足。乃其後內外官多乞蟒衣。大類龍形。弘治元年。允都御史邊鏞奏。始禁不許再乞。

弘治元年二月。孝廟有旨。諭在京諸司。朝廷政事。祖宗俱有成憲。今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務須遵守。毋得互相囑託。有虧公道。如內外官敢有寫帖子囑託者。內官運人送東廠。外官送錦衣衛。奏來處治。若容隱不奏者。事發俱治以重罪。

弘治元年二月。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徙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事聞。朝廷爲減銀課。汰坑冶官。

撫治鄖陽副都御史鄭時請給誥命。吏部言。時先撫陝西。今撫鄖陽。前後雖三年餘。然中間嘗調參政。孝廟命特與之。

弘治初。禮部覆都御史馬文升奏。請令巡城御史及兵馬司錦衣衛。逐一搜訪。但有扶鸞禱聖。驅雷喚雨。捉鬼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及無名之人。俱限一月內盡逐出京。仍有潛住者。有司執之。治以重罪。主家及四鄰知而不舉者連坐。

陝西甘涼。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始取之。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右臂。然漢唐之末。皆不能守。宋則

全失之。我朝立行都司。命官鎮守。正統初。虜酋朵兒只伯爲患。賴王驥蔣貴平之。天順間。孛來毛里孩爲患。敗甯夏總兵仇廉。自是入河套爲寇掠矣。蓋陝西通甘涼者止蘭州浮橋一道。虜若據橋。則運道難通。甘涼難守。關中難保無虞矣。

弘治初。吏部郎中周木言。常熟舊有學道書院。祠言偃者。今廢。乞爲修建。孝宗以本朝無書院之制不許。舊制提人勘事。所遣人必賫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比號相符。然後行事。有司仍具由回奏。有不同者執送京師。此祖宗防微杜漸之意。後乃止用駕帖。既不合符。眞僞莫辨。弘治初以刑部尚書何喬新言。始命如舊例行。

弘治元年十二月。御史陳瑤言。崇文門舊設宣課分司。止收商稅。近差御史主事往監其事。以掊剋爲能。有傷國體。孝廟曰。御史言是。此分司曩被校尉及無籍者挾持攪擾。因命御史主事監收。今後止許稱盤客貨。其餘行李車輛。毋得搜檢阻遏。

命各處鄉飲酒禮。監生省祭官不得與。

初。正佐首領官每以事相訐。卽以同僚不和。不分曲直。概行黜罷。灤州知州潘齡言。正佐雖共事而立心不同。稍加規正。輒起釁端。或倚其粗猛。公肆欺淩。或恃其年老。不顧廉恥。乞更易以別善惡。都察院以齡言爲是。請自今佐貳首領官。有貪暴殃民、倚強恃老、欺壓正官者。許正官具奏斥退。正官有贓濫不法者。許佐貳官申稟舉行。各坐正犯罪名。若彼此皆貪。因忿致爭者。方以同僚不和論斷。從之。

湖廣舊無歲進魚鮓例。成化七年。鎮守太監某始進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二萬餘斤。用船十二隻。皆有司進獻。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內官造辦。如七年數。船止許二隻。仍禁需索科擾爲害者。

主事林沂奏。欲按品秩列坐御史上。御史劾之曰。朝廷設官分秩。有拘品秩者。有不拘品秩者。故慶成賜宴。科道坐於郎中之上。翰林坐於科道之前。若概以品秩。則諸學士當列於少卿之下。京縣知縣兵馬當列於御史給事中之上矣。孝廟以沂故違成憲。下錦衣衛獄治之。

初。占城國王古來爲安南所侵。攜家至廣東。朝廷命處置優卹之。送還國。且諭安南。戒勿侵擾。古來既返國。復移咨兩廣守臣。謂安南仍肆侵占。乞如永樂時差官督兵守護。事下兵部。覆奏言。永樂時遣將發兵。乃正黎季犛弑逆之罪。非爲鄰境交惡之故。今古來國土已亡而復存。部落已散而復聚。皆天威所致。古來亦宜自強修政。撫卹部落。保固疆圉。仍與安南捐棄小嫌。敦睦如故。若不能自強。專仰朝廷發兵遠戍。代之守國。古無是理。孝廟從其議。乃以此意宣諭古來。

舊制殿試畢。次日讀卷。又次日放榜。弘治三年。大學士劉吉等言。時日迫促。閱卷未精。請再展一日。至第四日放榜。至今爲例。

南京禮部尚書黎淐。性耿介。患流俗奢侈。凡婚喪燕飲。皆有則。取予不苟。有門生尹華亭以紅雲布寄淐。淐不受。卽書其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拔茶植桑。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弘治三年。戶部以水旱災。請免直隸等處夏麥秋糧。孝宗曰。國賦固有定法。然歲有凶豐。凶歲義當損上

益下。若必欲一概取盈。倉廩則實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擬悉從之。仍諭有司。使貧民各沾實惠。

弘治時。山西沁潞等處屯田。被水災不及三分。例不免糧。孝宗以其民饑困。方發倉賑濟。不可復徵。特免之。

弘治三年十一月朔日。遇冬至節。改望日頒歷。

提督會同館主事。是弘治五年春所設。蓋因其時館夫有盜夷人財物者故也。

弘治五年。大學士邱濬言。經籍圖書。載萬年百世之事。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太祖方未登寶位之先。即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一時儲積。不減前代。永樂中嘗遣修撰陳循往南京。取本閣所貯古今書籍。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如故。是兩京皆有儲書也。今歷年既久。不無鼠蠹。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乞敕閣臣委學士以下官。一一比校。要見實在的數。明白開具奏報。仍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銜。爲記識於每卷之末。永遠存照。仍敕南京禮部翰林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內府書籍有無多寡全欠。具數奏知。量爲起取存留。分派湊補。又請於文淵閣近地。別建重樓。不用木植。但用磚石。將累朝實錄。御製玉牒。及干係國家大事文書。盛以銅櫃。庋於樓之上層。如詔册制誥、行禮儀注、前朝遺文舊事。與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鐵櫃。庋之下層。每遇曝書。先期奏請。量委翰林院堂上官一員晒晾查算。事畢封識。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須請旨。不許擅自開取。孝廟嘉納之。

舊例漕運船。松木者五年一造。給價六十一兩九錢。楠木者七年一造。給價七十七兩五錢。俱軍三民七

出辦。乃後則漸求增加。非復當時之例矣。

弘治五年十二月。命禮部榜諭天下。今後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幷下手人處斬。全家發邊遠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首者同罪。里老容隱者。亦治罪不宥。

弘治六年閏五月。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言。講官官不必高。所貴實任。苟非其人。不宜濫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近日講官小有遺誤。遽遭糾劾。荷蒙聖恩。時置不問。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奉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御史二員。給事中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先帝臨朝。極嚴御史等官奏對。不敢毫髮縱貸。卽如大學士陳文侍講周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請自今凡進講差錯者。勿待糾劾。以仰成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孝廟從之。

弘治間。命太監李興等修濬張秋河道。各官初至祭河神。天氣陰晦。帛不能燃。似焚不焚之處。宛然人面。耳目口鼻皆具。衆共駭歎。副使楊茂元奏聞於朝。亦甚異也。

弘治八年三月。山東撫按奏黜老疾不謹等官。孝廟諭吏部曰。到任未及二年者。姑留辦事。人才能否。須歷任稍久方見。今後有如此奏黜者。本部酌量再奏。

大學士徐溥以祿賜所入。於原籍宜興縣。倣范仲淹之意。置義田若干畝。歲收租稅。以助族人婚葬之費。定爲家規。傳之子孫。恐條約不關於部曹。數目不籍於郡邑。人心難合而易離。義事難成而易敗。異時子

孫或覩爲度外則不禁鄉鄰之侵或認爲分內則或啓族人之訟乃言於朝乞敕戶部將所置義田文册用印鈐記發本管府縣存照候造册之年另以徐義莊爲名立戶造入本里帶管戶內如有侵占爭訟者以官法從事庶幾家法藉國法而永存百世子孫皆蒙休賜下戶部議宜從所請

三品官妻舊無祭弘治八年五月兵部侍郎李介妻淑人林氏卒其子昆陳請特許之四品妻無祭大理卿王霽妻恭人曹氏卒其子泰具疏以請特予之

孟子五十七代孫博士元請封贈其父母吏部言八品官舊無封贈例詔特予之

弘治時南京禮部尚書童軒言清軍一事雖曰急務但所清之軍自洪武永樂以來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載而正身之存者少矣其子孫年深亦多更名避地不可卒識間有清出亦千百之一二耳所得之軍甚少所擾之民實多乞敕兵部轉行天下所司凡逃軍有經三十年以上者悉免清勾凡有願投軍籍者覆視無礙許於本處衙門註籍則民擾可除而軍亦易補矣

弘治八年十二月司禮監以祭三清樂章命內閣改補進呈大學士徐溥言我朝合祭天地皆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太祖所親製不聞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臣等讀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說未嘗究心至於鄙褻詞曲尤所不習且祖宗置文淵閣學士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其言而莫之違也故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當仰承德音間於民情有干治體相礙亦不敢苟且應命以誤陛下不但樂章一事而已疏入孝宗嘉納之

弘治九年春。朝覲官陛辭。孝廟賜之敕。內有云。官之崇者任周重。官之小者責亦專。凡爾有司。莫非天職。勿以一事不修爲無損。勿以一民不獲爲不足憂。勿以一郡一邑不安爲無害於治。大哉王言。爲人臣子者不可不繹思也。

世間草木花卉。各有種類。弘治間。四川長寧縣民家楠樹上生蓮花。李樹上生豆莢。亦大異矣。

孝廟勵精政事。恐諸司題覆耽延。特諭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卽看詳以聞者。覆奏無過二日。看詳以聞者無過三日。事干他司須行查者。無過十日。遇有軍機重務及重大事情。寬五日。

彭城衞千戶吳能。以家貧出其女滿倉兒。令張媼鬻之。媼鬻於樂婦張氏。而紿言周官人家。後張轉鬻於樂工焦義。義又鬻於樂工袁璘。璘使爲娼。時能久沒。其母聶氏聞之。覓諸歌肆。女怨母鬻己。不復認。聶與璘政攘而歸。璘贖以十金不從。訟之刑部。郎中丁哲訊得其實。璘不服。哲重加笞。越數日死。女斷歸聶。璘妻訟於東廠。太監楊鵬。鵬奏之。命三法司錦衣衞會問不決。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廷訊之。始吐實。都察院謂哲罪當徒。女當杖。刑部吏徐珪疏言。哲斷女甚當。而楊鵬之姪淫於是女。且以他事恨哲。乃因此事欲陷哲。三法司畏懼東廠。莫敢辯明。及朝堂問明。乃此女止擬杖而哲反擬徒。東廠之勢。爲羣臣所畏如此。臣在刑部三年。見鞫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所獲。其間有校尉挾讎誣陷。有校尉爲人報讎者。有校尉受首惡之賊。反以爲從。卻令旁人抵罪者。惟用刑罰逼之誣服。刑官卽洞見眞情。不敢擅更一字。以今哲事觀之。益復可信。諸人寃枉。豈不有傷天地之和。願革去東廠。戮楊鵬叔姪。謫鎮撫司於邊。進哲一官。以

酬被誣受辱之苦。其鎮撫司理刑。不必專用錦衣衛官。乞推選刑部主事一人共涖其事。珪贖罪畢爲民。哲亦給璘埋葬之費。革爲民。

弘治十年三月。經筵畢。上召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御榻前。上出各衙門題奏本曰。與先生輩商量。溥等每本擬定批詞。錄於片紙以進。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有山西巡撫官本。上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何如。溥等對曰。此事輕。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又禮部本擬一是字。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情。因取本閱之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上曰。就此商量豈不好。既又指餘本曰。此皆常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命左右賜茶而退。宣召顧問。藹然有都俞一堂之風。

舊制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弘治時。南通政徐說欲媚科臣。始用手本。繼說者爲通參夏崇文。欲復舊制。南科囂然劾之。而北科亦爲助駁。孝廟洞知其情。竟不究其事。

國朝法古制兵。最爲周悉。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此卽古之南軍禁衛之兵也。其他衛俱屬五府。此卽古之北軍征討之兵也。永樂中。曾設親軍指揮使司十二衛。選天下衛所官軍年力精壯者。常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委心腹內外官統領。其盔甲器械俱異他軍。成化以來。勇士稍壯者少。其數乃至九千之上。每郊祀駕出。勇士盔甲與各營無異。禁兵漸至廢弛。此外雖有將軍園子手。不過早朝侍衛。退朝卽散回家。皇城之內。防奸者無幾。其守衛皇城各門官軍。疲弊尤甚。弘治十年十月。內兵部尚書馬

文升以爲言。請敕御馬監掌印官同提督勇士。幷四衛營太監將勇士幷四衛操軍。揀選精壯者。編次成伍。選老成頭目領之。常分番上直。仍敕皇城守門內官鈐束官軍。搜檢出入。眞得嚴禁衛之意。

國初立預備倉。卽古常平倉遺意。蓋支給官鈔和糴。以備凶荒耳。正統以後。許將囚罪贖罪米收入。然無定數。成化以後。始有每里積三百石或五百石之例。然未有不及數之罰。弘治以後。復有不及數罰俸及降用之例。夫不問其所取之由。而但責其所積之數。豈能無弊哉。

國朝列聖。極重朝參。無故不免。弘治十一年十月甲戌夜。淸寧宮災。孝廟於次日昧爽。遣內官召閣臣於左順門宣旨。說昨夜淸寧宮失火。朕奉侍聖祖母徹旦不寐。今尙不敢離左右。欲暫免朝參可乎。閣臣對曰。宮闈大變。太皇太后聖心震驚。皇上問安視膳。誠孝方切。事在從宜。卽免朝一日可也。乃命免朝。

弘治間。孝廟曾有旨。命光祿寺置簿籍。凡進上供物於宮中。其創金硃紅等器皿。俱附寫驗入。尙膳監幷各宮直日太監。照數發出。如有損少。聽提督太監參奏。該寺每季具損失之數以聞。至十七年。卿李鏻言。本年春季進膳幷修齋等項器皿。共二萬三千三百四十五件未出。命尙膳監將未出器皿查還本寺。

永樂以前。總兵無專官。有事命將。事平還朝。後緣邊方多事。因留總兵官鎭守其地。若地方有小警。卽調本鎭兵馬剿殺。不報捷。不宣捷。後來有撲殺或掩襲以取勝者。或七八十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而併爲一路。或二三日而詐爲一日。概以捷音奏報。宣布於廷。奏捷者亦得陞賞。遂開冒功之門。至於今而濫觴極矣。

端門之左。有直房五間。係坊局官候朝公會及收貯卷箱之所。凡東宮官屬侍班講讀。亦於此伺候。弘治十二年六月。守門官奉御王璽等。以爲空房。奏討居住。工部據實以覆。得旨旣係各衙門公會之所。今後不許奏討。

弘治十二年九月。有旨諭內閣。今凡有擬票文書後。卿等自行書封密進。不許令人代寫。於是大學士劉健等言。內閣之職。輔佐朝廷。裁決政務。中間事情。誠爲祕密。在祖宗朝。凡有諮訪論議。或親賜臨幸。或召見便殿。或奉天門。或左順門。屏開左右。造膝面諭。如宣宗屢幸內閣。御座所在。至今臣等不敢中座。英宗視朝將罷。不時面召李賢。憲宗嘗召李賢陳文彭。時上有密旨。則用御前之寶封示。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印封進。直至御前開拆。今朝參講讀之外。不得復奉天顏。朝廷有命令。必傳之太監。太監傳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方傳至臣等。內閣有陳說。必達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至太監。太監乃進至御前。至於謄寫例委之制。敕房中書耳目太廣。不無漏泄。緣臣等不習楷書。字畫鈍拙。不能一一自寫。除事理重大者自行書寫封進。其餘乞容中書代寫。皇上若有諮議。乞照祖宗故事。或詔臣等面諭。或親賜御批數字封下。使臣等有所遵奉。庶情得通達。事無漏泄。孝廟嘉納之。

弘治十三年四月。御史楊綸陳時政。疏內言今民力日困。府庫日空。乞敕各部備查近來比弘治初年。如吏部增文職官幾何。戶部增各定并各王府俸祿幾何。禮部增供應并祭祀賞賜等項幾何。兵部增軍職并柴薪皁隸幾何。工部增工官并營造料價幾何。各略具總數。次第進呈。親加裁抑。按如此可以革冒濫

之弊。又可以止人主妄費之心。

弘治時。羣臣陳言邊事。有云各處僧道少壯者。中間豈無忠勇。如願報効。許所在有司給以口糧。差人伴送赴部。給以什物。許其隨伍立功。事定之日。仍給官錢爲娶妻室。有功一體陞賞。

弘治十三年四月。北虜入寇。京師戒嚴。兵部言。京營提督各官。任事年久。間有衰疾及未副衆望者。分別去留。庶緩急得用。孝宗卽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各官疏。親賜顧問。以次裁決。留英國公張懋等。而解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甯晉伯劉福、兵柄。至五月。復召三臣於平臺。出兵部推官疏。逐名訪問。面加裁決。親書手敕。令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提督三千營。惠安伯張偉提督團營。新甯伯譚祐罷團營。專督神機營。

初。天下都司衛所造完軍器。解至京師。皆貯之九門城樓。以便關領。後內官監太監陳良始請內庫交收。由是留難需索。費用不貲。大爲解人之苦矣。

弘治時。雲南礦脈微細。各衛俱以礦夫包賠。謂之夫丁乾認。後以巡撫李士實言。始免之。

祖宗時法度甚嚴。如弘治時。郎中顧□在校尉張通家飲酒。令優人女粧爲樂。事覺。卽令冠帶閑住。今大縱矣。

弘治間。吏部侍郎王鏊上禦虜事。內言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今虜一入寇。則中外憂惶。以爲患在不測。一旦稍緩。則泰然以爲無事。是與古異矣。臣謂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今之嬖倖亂政。功賞

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邊圉空虛。民心離散。深可畏也。此語在今時尤甚。

京官舊例。十年一考察。弘治時。以南京吏部尚書林瀚言法太闊略。始定六年一考察之例。

南京各官舊張傘。弘治時。以御史郭紝所劾。命城中許張油傘。不得用涼傘。

內閣舊無賜蟒者。弘治十六年。特賜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大紅蟒衣各一襲。賜蟒自此始。

弘治時。蘇州府崇明縣民顧孟文家雞伏卵。所出者猴頭而人形。長四寸有毛。能動而無聲。亦毛孽也。

孝廟一日坐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至。出大同鎮巡官本謂之曰。我邊墩臺賊乃敢穿掘。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彼被殺者。苦何可言。朕當與做主。京軍已選聽征二萬。須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行。健等對曰。皇上重念赤子一言。社稷之福。然京軍亦未宜輕動。謝遷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孝廟猶未釋然。李東陽曰。北虜與朵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孝廟曰。此說固是。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發。免致臨期失誤。皆對曰。聖慮甚當。乃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孝宗之留心邊事如此。

孝廟曾命工部侍郎李鐩等經略邊關。召至煖閣面諭之曰。邊關事重。爾等須用心整理。官軍少處。即爲增補。官員不職者。奏來處治。務圖經久。不可虛應故事。聖意惓惓如此。羣臣安敢有不盡心者。

孝廟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諭之曰。昨令李榮來說日講時。講官說陳善閉邪。陳字解作陳說。未明。止

作數陳乃可耳。健等奏曰。昨李榮又言。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誠如聖諭曰。他字也不妨。昨偶言及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書中原有。非是纂出。若不說盡也無進益。且論思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可傳與講官。不必顧忌。

孝廟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諭之曰。戶部覆處置流民事。起用侍郎何鑑。何以不會吏部。健等對。凡係本部承行事。從前亦間有徑推者。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孝廟之明習國事如此。

武宗初卽位。兵部言。各門門官太多。科占軍士。請遵詔旨。一切裁革。命皇城四門仍舊。其餘各門。自今以四員爲則。不許增。著爲令。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兵部奉敕淸查騰驤四衞軍士。詭冒食糧者一萬三千九百有奇。皆發原衞及京營操練。自後內臣所進勇士。必兵部驗送而後廩之。五年復籍其人而覈其數。著爲例。

正德元年十月。部議文職陞俸終身帶支者。但照原官品級上支。如由正七品陞俸。則終身止加從六品俸。後復陞官。不得隨品加支。

正德初。禁官員人等勿得用玄黃紫三色。民庶之家。不許用紗羅紵絲。

正德初。令京官三品以上用大扇。四品以下。止許用撒扇遮日。

正德初。凡忤劉瑾意者。輒下錦衣衞窘辱之。有指揮牟斌者。獨留心善視。瑾怒。杖之闕下。勒令閑住。

劉瑾欲專權。乃搆雜藝於武廟前。候其玩弄。則多取各司章疏。奏請省決。武廟曰。吾用爾何爲。而一一煩朕耶。宜亟去。如是者數次。後事無大小。惟意裁決。不復奏。卽詔旨亦不令之知矣。

正德三年三月戶部請發年例銀於各邊。得旨。各邊既設屯田。又有各司府歲輸糧草。天順以前。初無送銀之例。其例始於成化二年。蓋因警報。或以旱潦事變相仍。行權宜接濟之術耳。其後遂爲歲額。且屢告缺乏。得無盜取浪費之弊耶。戶部其會官查究事端。議處經久長策。

正德初。御史周熊查覈遼東屯糧。言遼左二十五衞。原額屯田二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五十畝。該糧六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五石。今田止一萬二千七十三頃。該糧二十四萬之千四百六十石。外給操練舍餘田二千三百一十四頃。該糧三萬七千二十四石。又地畝田園之類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三頃。該糧五萬九千五百四十石。皆先年創法徵之。以補屯糧者。今查新增田共一萬三千七百二十頃。該糧一十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六石。通共四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一石。較之永樂間。田多一萬八千三百五十頃。而糧反少二十八萬三千七百五十三石。其永樂年徵之屯軍者。比今多三之一。又今粗細相折。該去糧一十三萬六千七百七十石。實少糧四萬六千九百八十三石。皆常操軍承種逃故屯田。從輕徵收之故耳。又永樂年間。常操軍士一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二千有餘給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以是邊餉足用。今軍止八萬有餘。皆仰給於倉。邊外之田。無復敢耕。軍餉告匱。實由於此。讀此疏。則舉一鎭而各鎭可知。延至於今。歲增月益。夫賦有定額。而邊餉無定額。國儲安得不竭。竭則何以措手。司國計者不

可不一嚴核之也。

王府祿米多預支。及病故輒乞免還官。正德時。有旨今後祿米。俱按季關支。未及期而支者。巡按御史究問以聞。

正德四年九月。兵部侍郎胡汝礪丈量過公侯伯指揮等官張懋等莊田。共一千八百餘頃。得旨。公侯伯等官既有常祿。在外莊田。徒使利歸佃戶家人。即今邊儲缺乏。各官豈無憂國足邊之心。查出土地。宜照例起科。革去管莊人役。各家願自種者聽。不願者。撥與附近空閑舍餘種納。還量地利厚薄。以定則例。令各邊查出地土。視此令行之。

正德時。湖廣巡撫都御史王綸。以歲累祲。預備倉已竭。欲禮勸富民納粟賑濟。有不從者。疏聞究治。武廟曰。勸濟固救荒權宜之法。但近年逼迫太甚。民情不堪。其令鎮巡官再行斟酌。須富室樂從。不可強之。

正德時。四川賊作亂。時官兵脆弱。調永順保靖兵征之。所至剽掠。甚於流賊。賊嘗謂居民曰。我來梳汝。兵來篦汝矣。

正德七年。黑眚見。形兼赤黑。大者如犬。小者如貓。若風行有聲。夜出傷人。有至死者。初自河間順德漸及京師。人夜持刁斗相警。達旦不敢寢。踰月始息。

正德十年。神武右衛副千戶王玉。以報獻銀礦不實坐斬。死獄中。其子生員銘請襲職。兵部官。玉未決而死。若銘得襲。何以懲惡。遂謫充本衛軍。

內閣藏書甚多。然歲久不無殘闕。正德十年冬。大學士題請令中書舍人胡熙。典籍劉偉。與原管主事李繼先。查對校理。由是其書爲繼先等所盜。亡失愈多矣。

正德十年。科道官奉命選營衞官軍。是時食糧官軍三十八萬四千七百四十五人。各監局門廠等處役占。奏准免選者十八萬一千人。從征者二萬九千十五人。逃故者萬五千四百五十二人。團營所存者十三萬四千九百八十三人。而中選者僅二萬三千三百二十三人。

# 典故紀聞卷十七

嘉靖初給事中顧濟言陛下首闢言路羣臣莫不因事納忠以贊成新政然高遠者似涉於迂闊切直者或過於犯顏若怒其犯顏則言必不入視爲迂闊則計必不行如此而欲忠言日聞不可得也

嘉靖初詔都察院申明累朝禁例凡都城內外詐冒皇親太監名目攔截橋道私開店舍指稱內府包攬錢糧者令巡城御史及廠衛緝捕究治枷號發遣

嘉靖初給事中顧濟言陛下臨御以來首翦羣凶天下稱明然奸黨尚存陰謀變幻或乘機會以傷善類或借鷹犬以快私讎或執邪說以拒正論或假言事以動朝廷未敗者思固寵既敗者幸復全此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畏按此疏所云凡爲權奸者皆然不獨嘉靖初矣

嘉靖初光祿少卿孫鏜言上供器皿多留中不發世廟曰光祿寺供應器皿俱係小民脂膏造辦甚爲可惜既在宮者令盡數發出以後每日照原進數發與該寺官廚收領仍令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損失欠少指實參奏

弘治時內府供用庫歲派青白鹽十七萬五千斤正德以後加至三十五萬一千八百四十四斤嘉靖初以御史鄭光琬言始復弘治舊額

嘉靖初海西弗提衞進一小豹子卻不受仍治遼東都指揮違例濫收之罪

嘉靖初。巡倉御史劉寓生。言運糧加耗之弊。有曰太監茶果者。每石三釐九毫。歲銀一萬五千六百兩。曰經歷司。曰該年倉官。曰門官門吏。曰各年倉官。曰新舊軍斗。俱每石一釐。共銀一萬六千兩。曰會錢者。曰小盪光銀者。各每石一分。共銀八萬兩。曰救斛面銀者。每石五釐。計銀二萬。皆民膏血也。乞痛革其弊。世廟命內外總督糧運等官嚴行禁革。違者重治以罪。

嘉靖初。甘肅巡撫陳九疇。請內帑銀募軍。戶部言。據九疇所稱。本鎮官軍原額七萬有餘。近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既衆。則餘糧亦多。宜卽以逃軍所餘之糧。爲募軍月糧諸費。世宗深然其言。今各邊動稱無兵。何不倣此例行之也。

嘉靖初。南京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民饑殊甚。考古荒政可行於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煩審戶。不待防奸。至簡至要。可以舉行。而世俗咸謂不便。蓋緣曾有舉於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主者勢不能給。致民相聚而死。遂謂此法難行。臣今總計南畿作粥。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都大縣設粥十六所。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諸所設粥處。約日並舉。凡以饑來者。無論本處鄰境軍民。男婦老幼口多寡。均粥給濟。起今十一月半。抵麥熟止。計用米不過十六萬石。銀十六萬兩。可活人二十餘萬。取用有數。未至太糜。賑恤有等。不至虛費。此法一行。垂死之人。晨得而暮起。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戶部覆。此法不特宜於南畿。宜通行天下。災荒處所。一體施行。

內官監收白熟粳米。科索無厭。大率正糧一石。加費二石。始獲批單。嘉靖時。以應天巡撫吳廷舉言。始令

今後內官監收糧悉如故事每石加耗一斗不許分外多收軍餘人等有仍前巧立名色科索民財者如法究治

嘉靖初吏部侍郎胡世寧言人君大德曰仁曰明曰武然三德以仁爲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譬如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傷物必多而天威褻矣故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而武決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悉下司寇問理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廷辱之以箠楚或有偶斃雷霆之下者遂傷日月之明大爲天地生成之累矣

嘉靖時吏部尚書廖紀言祖宗朝人材未必如今日之盛而當其時士習淳朴絕無僞巧勉脩職業不務虛名故事治民安國家賴之正德以來士多務虛譽而希美官假恬退而爲捷徑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職業不舉或因事權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輒假託養病致仕甚有出位妄言棄官而去者其意皆藉此以避禍掩過爲異日拔擢計而往往卒遂其所欲以故人怠於脩職巧於取名相效成風士習大壞世廟是其言令自今有假託養病致仕者俱不准京官衰朽方准致仕眞病者方准養病有不奏棄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者許該部科道及撫按官糾舉罷職不敍

嘉靖初致仕刑部尚書林俊言古者撻人於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杖三五臣容厚緜底衣重氈疊帕然且臥牀數月而後得痊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

釀有末年額止南巡杖死之慘幸遇新詔收卹士氣始回臣又見成化弘治間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好生打著問喇唬殺人打著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司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今一概打問無復低昂恐失舊典非祖宗仁厚之意

世廟於萬機之暇留心篇章嘉靖五年六月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珤、賈詠、入見各作一詩相勖賜宏詩云睠茲忠良副倚賴舜臯彷彿康哉賡朕纘大服履昌運天休滋至卿其承沃心輔德期匪懈未讓前賢專令名賜珤詩云黃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卿以廷薦入性資特剛方在木類松柏在玉如珪璋可否每獻替忠實無他腸賜詠詩云卿本中州俊簡在登台衡君臣際良難所貴德業并朕固亮卿志夙夜懷忠貞卷阿有遺響終聽鳳凰鳴賜一清詩云邇年西陲擾起卿督邊方寬朕西顧憂威名滿華羌予承祖宗緒志欲宣重光卿展平生猷佐朕張皇綱

嘉靖時都給事中周瑯言律令所載凡逮繫囚犯老疾必散收輕重以類分枷紐薦蓆必以時飭涼漿暖匣必以時備無家者給之衣米有疾者給之醫藥淹禁有科疏決有詔此祖宗良法美意今無論輕重概爲幽囚動引歲時主者苦爲讞覆之煩吏卒憚於防閑之久奏未成而罪人之骨已糜矣伏乞嚴爲禁約酷吏知警而民命無枉世廟深然其言令今後中外理官務平心推鞫不得任意出入以致寃濫在外責之監司在京令部院及科道糾察但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黜爲民即才守可觀不許推薦務期用刑得中以稱朕欽恤之意

嘉靖時。侍郎張璁等言。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清平獄訟也。設立東廠錦衣衛。謂之詔獄。所以緝捕盜賊。詰訪奸宄也。夫職業之廢。謂之曠官。職掌之奪。謂之侵官。今後凡貪官寃獄。仍責之法司提問辯明。若有隱情曲法。聽廠衛覺察上聞。凡盜賊奸宄。仍責之廠衛緝訪捕獲。然必審問明白。送法司擬罪上聞。庶於事體爲當。世廟深以爲然。詔如議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自桂萼始。

正統間。以學士一人在內閣專管誥敕。後久不設。弘治七年復設。至用尚書兼學士如石珤、侍郎兼學士如賈詠輩掌管。至嘉靖六年侍郎溫仁和得請歸省。乃以張璁議。始革不補。

嘉靖時。世廟因大學士楊一清言。八府土田。多爲各監局及戚畹勢豪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皇莊。使民失其常產。有旨八府軍民徵糧地土。多爲奸人投獻勢家。朦朧請乞。逼取地租。雖有勘斷。終不明白。民失常產。何以爲命。京畿如此。在外可知。宜令戶部推侍郎及科道官有風裁者各一人。領敕往勘。不問皇親勢要。凡係濫請。及額外占奪民業、曾經奏訴者。查册勘還。各項草場。亦有將軍民地土混占者。一體清理。外省令御史按行。諸王府及功臣家。惟祖宗欽賜。有籍可據則已。凡近年請乞及多餘侵占者。皆還軍民。各處勢要。亦有指軍民世業爲拋荒獵而有之。皆宜處置。事竣具上其籍。戶部務綜其實。以副朕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有畏避權勢。保私蔽公者。以狀聞。

嘉靖時。禮部尚書方獻夫等言。尼僧道姑。有傷風化。乞將見在者發回改嫁。以廣生聚。年老者量給養贍。

依親居住。其庵寺拆毀變賣。敕賜尊經護敕等項追奪。戒諭勳戚之家。不得私度。世廟是其言。因諭獻夫曰。昨霍韜言。僧道盛者王道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無度牒者。其令有司盡爲查革。自今永不許開度。及私剏寺觀庵院。犯者罪無赦。

嘉靖時。大學士張璁言。景泰初。尚書于謙設立十二團營。最爲緊要。日久漸廢。至正德間江彬用事。引邊兵入內操練。而團營之法益壞。今虜寇宜府。欲選京軍征討十二萬人。選不滿二三萬。蓋由強壯者役占權門。瘦羸者掛名影射。夫戶部糧册十二萬不闕一人。而點選兵册。僅僅若此。設有警變。何以備之。乞敕權要私占軍丁者。清出補伍。以充十二萬原數。而量爲精選。以備先鋒。無事之日。如法操練。有事之日。卽奉命啓行。則營伍充實。京師有備矣。世廟嘉納之。

嘉靖時。都察院左都御史胡世甯言。書曰。辭尚體要。律曰。陳言事理。並要直言簡易。不許虛飾煩文。弘治以前。臣僚章奏。皆删煩就簡。故君上得以親覽無遺。及武宗之時。不親政事。臣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删削。惟聽吏胥全具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而數紙。雖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讀一過者。乃以上勞君父。爲治之體。豈宜如是。乞申敕內外諸司。凡事當奏題者。務照弘治以前舊規。删去煩文。務從簡要。不許全錄往來文移。而部院議覆者。亦必撮其要語。使無贅詞。又無失事。庶幾少便省覽。世廟深然其言。令諸司章奏。不許煩詞。第宜明白開陳要旨。庶易省閱。

嘉靖時。加張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桂萼太子太保。時方有事郊壇。二臣請候廷謝畢。乃敢受命。世廟曰。古

者人君接大臣無時。上下乃交。翌日扈從齋宮。即可出謝。不必陛見。

嘉靖七年。提督團營官。查上十二營官軍原額一十萬七千有奇。今止五萬四千四百有奇。馬原額一十五萬二百餘匹。今止一萬九千三百餘匹。且其中病羸瘸瘠者過半。營務廢弛。莫甚此時。今承平日久。其廢弛又不止此矣。

嘉靖時。大學士張璁言。成化以前。誥敕之體。猶爲近古。其於本身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並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詞。當之者無愧色。近來藻情飾僞。張百成千。以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殊非事體。世廟是其言。令自今誥敕。務崇簡實。不許競飾浮詞。致褻制體。

嘉靖時。給事中陸粲覆實壩上等牛馬羊房見在頭畜。共三千九百七十七歲。應用料豆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五石有奇。草九十萬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數。減料一十四萬二千餘。草四百六萬一千餘。蓋自有馬房以來。糜費侵漁。不知有幾。根盤勢據。莫敢誰何。世廟報曰。各馬牛房宿弊。非止一端。蠹國害民。長奸惡惡。莫此爲甚。自今敢有復蹈前弊。科道官及緝事衙門。即指實參奏。處以重罪。

嘉靖時。詹事霍韜言。舊例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故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招遊民墾邊地。藝菽粟。歲時屢豐。粟石值銀二錢。時有計利者曰。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請更其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得粟一石。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之鹽。得八引之利。戶部以爲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粟於戶部。由是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輟業而歸。邊地荒蕪。米粟一石。值

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今欲足邊糧。其復輸粟之舊制乎。按韜此議最是。

嘉靖初。詹事霍韜言。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六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因備查得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二十三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此皆欺隱於小民者也。洪武初。戶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至弘治四年。僅九百一十一萬。洪武初。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至弘治四年。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國初宜少而多。承平宜多而少。何也。又按天下藩府。洪武初。山西惟晉府一王。歲支祿一萬石。今增郡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則加八十七倍矣。舉山西而天下可推也。又按天下武職。洪武初。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至八萬一千餘員。增四倍矣。錦衣衛官。洪武初。二百一十一員。今一千七百餘員。增八倍矣。戶口日減。費用日增。可不思所以處之也。

嘉靖時。兵部侍郎王廷相言。備荒之政。莫過於古之義倉。若立倉於州縣。則窮鄉就倉。旬日待斃。臣以爲宜貯之里社。定爲規式。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爲一會。每月一舉。第上中下戶。捐粟多寡。各貯於倉。而推有德者爲社長。善處事能會計者副之。若遭凶歲。則計戶而散。先中下者。後及上戶。上戶責之償。中下者免之。凡給貸悉聽於民。第令登記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官府編審之煩。亦無奔走道路之苦矣。

嘉靖時。以工部尚書李鐩營求得謚。不協公論。并贈官俱革。因詔大臣家子弟。有託爲求文。公行賄賂。營

求贈謚廕官者。緝事衙門訪實奏聞處治。

嘉靖時。世廟因災荒敕諭都察院。內一段言。朕近因民窮。屢有蠲貸之命。聞所在官司仍徵又催之者。夫官免之意在裕民。卻乃如是。論財則官民兩不獲。上擁虛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著議處考究。其有欺隱及不遵的。從重治罪。按此弊在今爲尤甚。

嘉靖時。都給事中夏言奏。國家舊制。給事中有缺。止於進士三十以上者選補。弘治間。始以行人博士兼選。正德間。始以推官知縣兼選。正德末年。始盡廢進士考選之例。蓋中大臣陰爲沮止。輒以未經世故爲言。夫古之人固有未嘗徒勞州縣。而經綸素具。又有致身台輔。而功名反損於治郡者。人品才器。不可一律拘也。況朝廷設立言官。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德量。當取其戇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其有廊廟珪璋之度。不當取其簿書米鹽之能。司馬光曰。凡擇言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臣以爲當以光言爲取人之則。用臣言求建官之體。若徒以老成諳練爲言。是不過欲得脂韋媕阿。愛身固祿之流。利其不爲己害而已。

兵部尚書王瓊嘗言。中國之於夷狄。順則撫之。然撫之過則納侮。逆則拒之。然拒之甚則黷兵。天下事惟有是非兩端。夫苟知其爲是而必可行。又計後來之成敗而不果於行。未有不誤國殃民者也。

雲南羈縻之地。洪武永樂間。原無鎮守太監。後來始設。大爲地方騷擾。嘉靖九年。以雲南巡按毛鳳韶言裁革。

嘉靖時。御史胡效才以父連任都御史。奏當迴避。世宗曰。大臣子弟任科道官者。以迴避改授翰林。皆近年陰厚私弊。效才准於在京別衙門相應職事改授。以後俱照此例行。

常朝後。閣臣由東陛上侍立御座。東錦衣衛官由西陛上侍立御座。西翰林院官日輪一人捧敕。在閣臣後候承旨。俱自嘉靖九年始。

嘉靖時。朝官失朝者三百人。世廟下法司議。法司請量加罰治。世廟怒其曲護。命三次不到者。俱送法司逮問。

文華殿東室舊設佛像。世廟惡其不經。撤去之。乃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九龕。南向。周公孔子二龕。東西向。自爲祭文。行安神禮。

世廟御文華殿西室。諭大學士張璁、卿可示蕚、鑾、時、縉、鼎臣、誥、孔暉、言、潮、人各以經書大旨一章講解之。尤要交修之實。啓沃之誠。切於身心政事風俗民情。爲目前緊要者來陳。勿相通謀。人各自獻其誠。庶不負朕所望。越數日。諸臣乃各撰次講章以進。

嘉靖初。停止納銀入監事例。而蘇州猶起送生員方世儒等至部。戶部以爲言。得旨納粟係一時權宜。本非正途。矧今京官及方面子弟增銀告納。是導之貪也。剝民害國。將靡有止極。殊乖政典。久已停寢。何得違例起送。世儒等俱遣歸。給還原納銀兩。諸承行官吏。悉令巡撫官逮問。

參議顧璘養親致仕矣。後起家爲浙江參政。山西按察使。俱未之官。仍乞養親。數歲復起浙江左布政。未

之任。復推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復乞養親。世宗曰。顧璘原係致仕養親官。吏部如何連陞爲參政按察使。既不之官。卻又推陞布政。未幾又推巡撫。乃復以親老爲請。非人臣事君之道。璘仍以原任布政職銜致仕。內外大小官員。凡有託故養親養病。在家安坐超陞。不復供職者。皆冒濫君恩。全無臣子之義。並革去新銜閑住。不許起用。

嘉靖十年。大內東偏火。延燒東西十四連房俱盡。世宗諭大學士張璁曰。宮中地隘而屋衆。且貫以通棟。所以每有火患。聞南京宮中諸門。皆磚砌不用木。固知聖祖慮深。今所燬者不須依舊式。未燬者量爲規畫。務使道塗疏豁。堂舍整簡。勿令相近。門俱如南京制。斯免驚擾耳。

世廟嘗語張孚敬曰。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之當愼。他處則猶家禮然。且漢文之召賈生。因語久而爲之前席。今亦稱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卿夙夜在公。敬君盡禮。昨見退遜太過。恐非輔臣之於君者。夫何謂輔導。大臣與他諸臣不同。故曰導之訓教。輔以德義。保其身體。此則不可以在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凡會議。或卿有所入奏。無拘時而來。面相計處。庶裨交修。俟朕性志有定。方可廣接他人。庶有所酌別賢否耳。

嘉靖時。吏部言。國初設國子監官。專取問學優長。德器老成者任之。使生徒有所觀法。以爲成材之地。邇來進士外選者。輒求改監職。苟歷年資。遂得內補。以賢關爲捷徑。非祖宗立法養士之意。且令進士之科。皆若此輩。則民社之責。屬之何人。自今宜著爲例。有補外而求改監職者。非才力不及。則學術不正。不得

擅改京職。以長奔競。世廟深然其言。命如議禁革。著爲例。

嘉靖乙未正月雪。世宗諭閣臣禮官曰。今日欲與卿等一見。但蒙天賜時玉耳。禮部尚書夏言因言。以時玉語雪。實前所未道。足爲文訓。因作天賜時玉賦以獻。

嘉靖十四年秋。世宗諭禮部尚書夏言。朕宮左右小殿。東貯冕弁。西藏書史。欲懸以額。卿可擬名來聞。言擬左曰端凝、右曰懋勤、以進。世宗覽而悅之曰。卿所擬取端冕凝旒懋學勤政意義甚善。遂遣中使賜言白金彩幣。

禁內舊有大善佛殿。中有金銀佛像。并金銀函貯佛骨佛牙等物。世宗欲撤其殿建皇太后宮。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入視基址。言請敕有司以佛骨瘞之中野。以杜愚惑。世宗曰。朕思此物。智者曰邪穢。必不欲觀。愚者以爲奇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來豈無竊發。乃燔之於通衢。燬金銀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頭牙骨凡萬三千餘斤。

祭啓聖祠。舊皆國子監堂上官行禮。嘉靖十五年秋祭。祭酒呂柟。司業童承叙。俱有期服。乃以學士張璧代之。

內閣規制。舊甚狹隘。嘉靖十六年。世宗命工匠相度。乃與大學士李時等議。以文淵閣中一間恭設御座。旁四間各相間隔。而開戶於南。以爲閣臣辦事之所。閣東誥敕房內裝爲小樓。以貯書籍。閣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捲棚三間。以容各官書辦。而閣制益備矣。

嘉靖時。御史游居敬請禁約故兵部尚書王守仁、及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所著書。并燬門人所創書院。戒在學生徒勿遠出從游。致妨本業。世宗曰。若水留用書院。不奉明旨。私自刱建。令有司改毀。自今再有私刱者。巡按御史參奏。比年陽倡道學陰懷邪術之人。仍嚴加禁約。不許循襲。致壞士風。

嘉靖十七年。命皇親指揮以下千百戶等官。俱得陪祀郊廟。不在武官四品例。著爲令。

嘉靖時。定遠縣生員黃淮獻大明中興頌。有旨令廠衛五城禁各處遊民、及罷黜生員、潛居京師、建言希用者。

嘉靖十七年。詔書內一款。士大夫學術不正。邪僞亂眞。以致人材卑下。文章政事。日趨詭異。而聖賢大學之道不明。關係治理。要非細故。朕歷覽近代諸儒。惟朱熹之學。醇正可師。祖宗設科取士。經書義一以朱子傳註爲主。比年各處試錄文字。往往詭誕支離。背戾經旨。此必有一等奸僞之徒。假道學之名。鼓其邪說。以惑士心。不可不禁。禮部便行與各該提學官及學校師生。今後若有創爲異說。詭道背理。非毀朱子者。許科道官指名劾奏。

嘉靖時。都御史王廷相言。古之君子。難進易退。甯自守以俟時。無甯毀道以求進。故足以康濟世務。風勵時俗也。今士風與此殊異。一登仕宦之途。卽存僥倖之念。諂諛賄賂。無所不爲。遇一官缺。必有數人競爭。於是京師有講搶攘之謠。而廉恥埽地矣。夫恬靜君子也。奔競小人也。奔競進則恬靜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無君子矣。其爲世道不祥莫大焉。

嘉靖時。御史聞人詮言。今時文體詭異已極。乞申飭天下。力崇古朴。其要在先責督學憲臣。次責場屋考校等官。世宗報曰。自後遇鄉試。禮部必詳閱試錄與各生公據。有仍前離經叛道。詭辭邪說者。則治監臨考校官之罪。黜其中式者爲民。

嘉靖時。建安王宸濠遣校尉張益齎奏至京。授之祕札。囑以夤緣關通之謀。益藏奏牘中。遂誤徹御覽。詔下法司逮問。於是禮科言。近日各宗室章奏煩瀆。多由奸徒撥置。營差入奏。厚齎金帛。潛住京師。例外比例。恩外乞恩。謀畫萬端。期於必得。往往借口關節。侵牟無算。欺蔽宗室。汙辱朝士。請嚴爲禁例。世宗乃詔諸王。以後務自點檢。戒諭宗室。敬遵祖訓。一切事宜。必與令甲相合。方許遣奏。如有法外乞恩。再三奏瀆者。所司卽劾奏之。具奏使事竣不還。延至半月以上者。捕治不貸。

嘉靖二十四年。詔有司官賢否。止據撫按舉劾。政體歸一。今後總督淸軍巡關等官。止於專職所屬論列。不許一概混及。

嘉靖時。都給事中葉鏜言。今之籌邊事者。無出修邊召募兩端。然自有虜患以來。當事諸臣。建議修邊。耗費帑藏無算。而虜入不能捍禦。虜退不能控扼。邊牆果足恃乎。沿邊衞所。軍有定額。皆計口給糧。軍亡而額存。可以句補。額虛而糧存。可以召補。今悉置不理。而徒以召募充數。尤爲失策。請自今稍節修邊冗費。爲養軍賞軍之資。罷擺邊軍士。爲哨探守堡之用。仍備查各邊軍原額之數。汰去老弱。簡精壯者更代。則召募可無行。而邊備自實矣。

嘉靖時給事中楊允繩言古者立郡縣之等明銓序之品所以人與地相適今宜劑量政務煩簡地方邊腹道里衝僻列三等爲銓除中有請託規避者痛加裁抑至於履任後人才地方或未相宜又有出於銓擬所不及者令撫按官奏報改調則人才各適於用銓擬漸趨於平矣按選法莫善於此疏莫不善於今之掣簽

嘉靖時兵部尚書潘潢因鎮巡官以召募新軍疏請加餉言國初各邊錢糧取辦民屯二種馬料取之採青牧放歲有常供未嘗告乏邇者民糧逋負屯種廢弛而動請內帑虛腹心以奉四肢非完策也乞行巡按御史先查各省起運錢糧各衛所屯田子粒別其積欠嚴限催徵是後會計歲用先儘民屯二糧開中鹽引及各稅課等項通融計算裒多益寡或有非常蠲減方許奏發帑銀庶邊臣奏討之煩非所慮矣

嘉靖二十九年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而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浸不初若然原額軍尚足三十萬八千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在營操練不過五六萬人而已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比者醜虜深入守城出戰動稱無軍其見在者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一旦臣以爲卒伍之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之不精其罪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多世胄紈絝不閑軍旅平時則役占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輩嘗有意整飭之矣將領惡其害己率從中阻撓軍士久習驕惰輒倡流言清理未半復從中止彫敝至極我皇上親見其害矣宜差風力

科道通查十二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册參考見在者必汰去老弱逃亡者設法句補占役者悉徵著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加意練習勿爲羣議浮言所搖庶幾營務可飭矣世宗以其疏陳積弊皆是於是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止用京營總兵官一員以仇鸞爲之贊理軍務文臣一員以復祖制以一事權仍令兵部會官定議兵部會議言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其始止合大小教場以訓練五軍將士而已永樂初立五軍營操練官軍專備征伐戍守之用三千營司寶纛令旗神機營司神槍火器謂之三大營五軍神機二營俱有中軍左右掖哨五軍營三千營俱有五司至於千二團子手幼官殫忠等又俱有營附於五軍營中而各有司焉時營無不知兵之將將無不練之卒然且有御前試驗及按月開報之條以賞罰懲勸之所以兵休而不驕兵用而不困正統末尚書于謙見五軍營軍士精壯老弱參處就中挑選十二萬團操爲十二營立爲奮武等名以別其號總以提督以重其權十二營內莫不各有三大營至於老弱存留大營遂爲次撥亦應變濟時之權也至正德而東西官廳之制立焉其法就十二營中挑選精銳另設總兵參將統領各邊奏請待報啓行是十二團營又爲老家而兩官廳又爲團營也至於今日則兩官廳之兵又未必精營日分而愈弱軍日選而愈弊官多則占役者重而軍士疲於奔走營分則稽查爲難而軍士易於隱蔽因條爲興革六事世宗命如議遂革提督監槍內臣既而仇鸞復請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掖各設坐營官一員爲正兵參將二員爲奇兵正兵以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征從之

嘉靖時兵部尚書聶豹言唐臣陸贄謂中國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而乘其短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此萬全之術也

嘉靖時延綏巡撫王綸言陝西四鎮邊儲自嘉靖十年查覈今經二十餘年士馬日耗糧餉日增如延綏鎮舊設軍六萬六千餘名今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今止一萬三千餘匹歲用五十六萬有奇計浮費不下一十四萬寧夏鎮舊設軍四萬四千餘名今止二萬八千餘名馬二萬四千餘匹今止一萬二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計浮費不下十萬甘肅鎮舊設軍四萬五千餘名今止三萬五千餘名馬二萬七千餘匹今止一萬八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固原鎮舊設軍七萬九千餘名今止一萬一千餘名馬三萬五千餘匹今止八千餘匹歲用三十四萬有奇計浮費各不下一十六萬求其增費之源與耗散之弊有逃亡倒失朦朧濫支此浮冒積習之弊逋負侵沒因緣爲奸此徵解積習之弊報警則以小爲大出師則以少爲多地里遠近日期後先或可緩先發或應擊故留此征調積習之弊使車賓旅實繁有徒供給饋遺冒支儲胥此支放積習之弊夫額外之費既已日增法外之奸從而日蠹卽竭內地之財以供邊愈加而愈不足矣

嘉靖時御史屠仲律言諸將禦寇不善用兵之弊先發後行剋期始動前軍未起先聲已聞弊一謀不預

成。計不先定。冥行突進。動陷伏中。弊二。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弊三。兵不專一。主客雜聚。猝遇狡賊。易衣變飾。突然前來。不能別識。弊四。兵無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猝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率以未經識面之將。弊五。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鑕之慮。畏敵而不畏將。弊六。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弊七。糧糗不儲。料理不周。遠兵勞役。撫卹未至。枵腹待爨。窮愁思歸。弊八。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解。讙然而散。雖悍夫勇士。以無援而力屈。或先奔而膽喪。弊九。九弊不除。雖賁育執戈。莫能濟矣。

嘉靖時。給事中游震得疏陳營務。部覆言其不梗。得旨營兵宜如舊。以後諸臣建白。窒礙難行者。部臣毋得依違題覆。既行輒易。

嘉靖丙辰。遣官册封。修撰陳謹。給事中徐應。郭立彥。俱後至。詔下鎮撫司逮問。謹謫爲惠州府推官。應立彥俱按察司知事。而以編修呂旻給事中湯日新紀公巡代之。

嘉靖時。會薦邊才。御史羅廷唯言。臣觀朝廷近日以邊材爲急。而諸臣所舉有不盡然者。所舉大臣。不曰曾藏萬兵。則曰籌決千里。所舉武臣。不曰身經百戰。則曰雄當萬夫。是十劉基百徐達並生於一時。其去言官初議。失之遠矣。甚或鑽刺方行。而此舉適有以投其機。非過已深。而此舉反有以藉其口。遷延日久。而此舉復有以招其來。是因明詔以開倖門。有志之士。羞與爲伍。陛下安得而用之。臣嘗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知兵矣。居延一敗。而遷受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知兵矣。街亭一敗。而亮落相職。古人愼重兵

事立法如此其嚴故事鮮敗績今被薦者不自絜其人之短長薦人者不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倖之心乎若謂人才難得姑且試焉則兵者危事以庸才試危事所傷益多此臣所以重爲國家惜也

世宗嘉納其言切責諸臣舉薦泛濫吏部題覆依違之罪所舉竟不果用

祖宗時只有調土兵赴各省殺賊之例未有調邊兵入內地者正德間流賊猖獗始調許泰郤永等領邊兵殺賊繼而江彬統宣大兵扈武宗南巡識者憂之隨有大同叛卒之變庚戌後仇鸞奏遣四御史分往各邊選兵入衛每歲兵十八枝鸞自領防護京陵猶未守薊鎮也至何棟任總督奏薊鎮選兵馬未完暫借二枝防守待薊兵練完撤還至王忬卻將邊兵盡調赴薊鎮分布擺守各牆又將遼東全鎮兵馬盡調入關以致賊乘虛入邊搶殺一空調兵之害如此

世宗曾因部臣言詔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練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謀令兵部詳議議上復詔薊鎮不遵旨練兵而恃調兵倖虜不至輒相玩怠今諸兵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糜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閱兵數多寡操練與否限一月還奏

嘉靖時光祿歲用銀計三十六萬世宗以爲多疑有乾沒乃諭內閣今無論祖宗時兩宮大分盡省妃嬪僅十餘宮中罷宴設二十年矣朕日用膳品悉下料無堪御者十壇供品不當一次茶飯朕不省此三十餘萬安所用也閣臣對祖宗時光祿寺除米豆果品外徵解本色歲額定二十四萬彼時該寺歲用不過

十二三萬。節年積有餘賸。後加添至四十萬。近年稍減。乃用三十六萬。其花費情弊可知。而冒費之弊有四。一傳取錢糧。原無印記。止憑手票取討。莫敢問其眞僞。一內外各衙門關支酒飯。或一人而支數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飯尚支者。一門禁不嚴。下人侵盜無算。一每歲增買磁器數多。臣查得會典內一款。凡本寺供用物件。每月差御史一員。照刷具奏。內府尚膳監刊刻花欄印票。遇有上用諸物。某日於光祿寺取物若干。用印鈐蓋。照數支領進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記。歲終會計稽查。此一例不知何年停罷。若查復舊規。則諸弊可革矣。乃切責該寺官。而添差御史月籍該寺支費進覽。

嘉靖三十八年。給事中龔淸言。太倉之財。歲以千萬計。中間請乞頻仍。給予汎濫。乞敕提督侍郎月具銀庫內外出入之數。務在簡易明白。一覽可見贏縮。各司自當畏懼撙節。而所省不貲矣。詔可。太倉銀庫之月報出納自此始。

九邊舊無客兵。止有主兵。歲派民運屯鹽。足以自給。後因民運多逋。屯鹽漸弛。又客兵調遣不常。遂致奏討數多。中間糜耗特甚。世宗一日諭戶部曰。朕見諸邊疏請內帑。想初因急需。後遂援爲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後必愼度以給。聖心之明見如此。

嘉靖時。薊遼總督許論奏。密雲昌平二鎭年例餉金。俱防春用盡。防秋仍用三十二萬有奇。於是戶科都給事中鄭茂言。各邊錢糧。虛糜之甚。奏討之多。莫有過於薊鎭者。臣查嘉靖三十六年。邊餉。密雲止八九萬。今三十四萬有奇。昌平鎭止三五萬。今十四萬有奇。何前後懸絕如是。夫春防小警。爲費若此。防秋何

以加之。諸邊效尤。又何以應之。論在鎮三年。一卒未練。而糧餉獨倍往昔。豈無侵冒之弊。宜敕大臣風憲官赴邊計議。較數歲之中。酌爲定規。庶邊臣不敢妄求。司計得有所執。世宗是其言。令論回籍聽勘。總理宣大糧餉侍郎霍冀等言。奉旨勘上薊鎮客兵糧餉不敷之數。言薊鎮主客錢糧。自二十九年而京運始發。至三十九年而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兵年例不過六七萬。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數萬。今則三十萬矣。密雲主兵年例不過一二萬。今則七八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二三萬矣。蓋緣往時薊鎮主客止四五路。今則增爲十區。而副參游守。增添數倍矣。往時未有客兵俱主兵調遣。今則山陝遼保分番征調矣。往者在邊止於防秋。今則戍守無虛月無虛歲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

嘉靖時。廷臣議上理財事。內一款言。國初歲派邊儲。足供歲用。原無請發帑銀之例。後緣邊疆多警。或廣召募。或增營堡。額派錢糧。支費不敷。不得不仰給於京儲。然考嘉靖十八等年。各邊歲發。僅及五十九萬。今且增至二百三十餘萬。蓋近來各邊。或無故調遣。或假名按伏。因而乾沒。其費不貲。司計者將何以應之。宜行各督撫官。親詣各城。從實揀選。汰其老弱虛冒。以還先年主兵原額。諸所新設營壘。查非要害。盡當隨宜省併。世宗報曰。近年邊餉侵冒多端。各督撫官正己率屬。釐革積弊。違者聽部臣幷該科參治。

舊例烏思藏請封。皆遣番僧爲正副使。而以通事監之。嘉靖四十二年。遣番僧遠丹班麻等封闡化等王。比至中途。肆爲騷擾。不受通事約束。禮部因請自後諸藏請封。卽以誥敕付來人齎還。能番僧勿遣。封諸藏之不遣京寺番僧自此始。

世宗一日問閣臣曰。今取戶兵工三部銀四萬兩。犒薊鎮春防官軍一次。可乎。閣臣對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銀賞則以待有功。世宗深然之曰。賞罰非細事。正因無知生怨難耳。今惟足實糧草。依時給與。乃可久行。

先年夷人入貢。無遣官伴送之例。嘉靖三十八年。以驛遞毆傷貢夷。始議遣通事序班伴送。其後伴送序班。往往導誘諸夷。百般需索。因而乾沒。忿爲奸利。嘉靖四十三年秋。序班陶貴伴送海西夷人至三河。侵暴特甚。爲驛丞楊枌所奏。乃詔自後三衞海西諸夷入貢。薊遼督撫選委官舍押送。革伴送通事序班。以兵部聽差指揮千百戶一員代之。

舊制在京各衙門食鹽。歲遣撥辦吏一人下場收買。吏倚官勢。往往倍收爲奸利。沿途私販。莫敢詰捕。巡鹽御史乃請令運司食鹽。較定斤兩。築包於司。俟支鹽人役至。數包予之。自外不許別有夾帶。諸役亦不許自行下場。違者論如律。各役既無所獲利。而一應納鈔。僦輓之費。悉其所出。多坐累不支。至有棄役逃去者。嘉靖四十三年九月。驗封郎中陸光祖言於尚書嚴訥。疏請革之。自後百司遂停食鹽。唯戶部十三道歲支如故。

嘉靖間。刑科右給事中張岳條陳時政。內一款言。今講學家以富貴功名。爲鼓舞人心之術。而聞風爭附者。則先以富貴功名。橫於胸中。銓衡一缺。則翹首而垂涎。館局一開。則熱中而濡足。司錢穀則慕秩署之清華。典刑名則思兵曹之喧赫。居臺諫則美卿貳之崇高。以爲不通其說。不究其術。則無以滿其欲而濟

其私。於是剽竊浮詞。談虛論寂。相飾以智。相軋以勢。相尙以藝能。相邀以聲譽。初學之士。靡然從之。一入清團。皆宛然有聖人面貌。且洋洋獨喜自負曰。吾爲會中人物矣。臣不暇論其立心制行何如。試卽與會之時。言語色笑。變態多端。或看喜怒於上官。定進止之祕訣。或騰毀譽於多口。發愛憎之神機。或間爲堅白異同之談。各質己私。嘵嘵不相下。一有爵位稍尊。巧言雄辨者。參言其間。衆皆唯唯而莫敢發。豈天爵之論。以人爵而後定乎。今羣工百執事。各有司存。既非奠贄於師弟。又非結契於朋儕。豈宜羣萃州處。什伍成羣。以惑衆聽。善乎宋儒之言曰。願士大夫有此工夫。不願士大夫有此門戶。臣以爲欲塞其門。拒其戶。在國家於用舍之間。愼之而已。

嘉靖時。禮科都給事中辛自修言。人臣祗愼。而後朝廷之體尊。邇來題奏章疏。競爲縟豔。不惟九重淸覽。難於徧詳。而事體處分。反以文晦。甚者以醜褻鄙穢之語。載之牘中。尤非對君之體。乞敕禮部轉行內外百司。自後一應章奏。須言簡事核。務持大體。不許仍前瑣屑浮冗。如違聽該科參治。世宗深然之。乃詔以後章奏。俱務簡明質實。有如前欺肆者。科臣以聞。

嘉靖四十五年秋。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至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內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悉聽所在有司遞回原籍當差。

# 典故紀聞卷十八

嘉靖初年。御用監供用庫歲派黃蠟。止八萬五千斤。白蠟四千斤。末年黃蠟增至二十餘萬斤。白蠟不下十萬斤。此外復有召買。有折色。視正額不啻三倍。又御用香品。舊無徵派事例。嘉靖末年。行廣東採辦。及順天召商收買。歲辦數十萬斤。隆慶初。以戶部言其擾民。始裁省如嘉靖初年例。諸採辦一切停止。

隆慶初。內官監太監李芳言。本監官屬。內自僉書而下。外自左右監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給。其跟辦皁隸冠帽習儀等項銀兩。係近年增派。宜悉裁減。得旨允行。著爲例。

隆慶初。禮部尚書高儀等言。唐虞君臣。萃聚一堂。都俞吁咈。情意罔間。上常導下之言也。則曰予違汝弼。又恐其不盡言也。則曰汝無面從。所以君臣道合。血脈流通。而致盛治。我朝列聖。每接見輔弼。延訪大臣。或同遊咏和。或燕對無時。太平之業。端肇於此。皇上御門朝羣臣。已復祖宗之舊。但大庭之上。體貌森嚴。勢分懸隔。上有懷而不得下問。下有見而不敢上陳。諸司奏牘。中外事機。豈能一一盡白於聖衷耶。伏望皇上每日罷朝。即御文華殿。除內閣輔臣日侍講讀。自宜隨朝入供事。其六部都察院大臣。仍乞皇上不時召見。即將覽過題奏。干係大賞罰、大黜陟、大典禮、大刑獄、大軍機、大會計、與凡一切大政令。當斟酌詳議者。特降清問。許部院官陳述始末。內閣輔臣即擬可否。皇上加以睿斷。親賜裁答。儻有疑難。雖再三商搉。然後答旨。亦無不可。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輪二員隨進。如諸臣陳述未詳。議擬未當者。許公同評正。

隆慶初戶部尚書葛守禮言因田制賦按籍編差國有常經今不論籍之上下惟計田之多寡故民皆棄田以避役且河之南北山之東西土地磽瘠歲入甚寡正賦尚不能給矧復重之以差役乎夫工匠傭力自給以無田而免差富商大賈操貲無算亦以無田而免差至襏襫胼胝終歲勤動者乃更受其困此所謂舛也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使小民不離南畝則流移漸復農事可興

隆慶初戶部請以錢糧文册定式頒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凡起運京邊錢糧完欠起解追徵數目及貧民不能完納者備記册中自州縣以達府自府達布政司於來歲入覲之日送戶部稽考如有隱漏那移侵欺及不如式者參治

隆慶初詔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鮮自今薦新上供俱令光祿寺備辦毋得奏遣內臣著爲令

隆慶初山東布政司參議喬應元石州人以州城陷憂怖成疾因外官無歸省例疏乞致仕辭甚哀切穆宗憐之特予給假不爲例

隆慶初薊鎮巡撫劉應節言邊防五蠹內言行邊之使相望於道所役者邊軍所乘者戰馬所食者軍餉既不能有益又從而削之此迎送之難武弁類多貪墨而文法之吏往往繩之太過其勢不得不曲意迎承以干薦達雖厮養陪臺皆過爲款遇有所供億皆出軍士此科斂之難此二者深切邊弊

隆慶二年春穆宗至天壽山諭輔臣曰朕躬詣祖考陵寢始知邊鎮去京切近如此茲薊州總督來朝言近日虜情如何今邊事久壞無爲朕實心釐理者但逞詞說弄虛文將來豈不誤事卿等其即以朕意傳

諭宣薊二鎮諸臣。令彼知儆。

隆慶初。詔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以戶部銀六萬買金一萬兩進用。尚書馬森等言。皇上初知太倉之積。不足以供邊餉。故出內庫銀買金。甚盛心也。第黃金產自雲南。所出有限。歲額不過二千。尚多逋者。至於商人。尤難責辦。先帝時曾買金二千。日積月累。僅能足數。不能足色。尋詔停止。以此金貯之太倉。今欲於數日之內。卽滿一萬之數。臣等知其不能。請先進見貯太倉者。督雲南亟進年例。又祖宗時御札。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更望率由舊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得旨銀兩不必發。取見在金進用。

隆慶二年夏。有詔貪酷爲民者。無論考察問革。皆不准封贈。其以他事爲民者。非遇大慶覃恩亦不許。種馬養在民間。一兒四騍。此祖宗定制。不可輕易。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爲孳生備用。今備用馬已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且言種馬之害。變賣種馬之利。於是御史謝廷傑言。當修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兵部亦主其議。議上不允。竟如金言。每馬變賣價銀十兩。徵收草料銀二兩。解太僕寺。今太僕寺馬價用盡。而種馬亦廢。國初舊制。皆金之罪也。

隆慶時。薊遼總督譚綸請於薊昌十路練兵三萬人。列爲三大營。以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爲遵化一營。巡撫都御史劉應節提督之。以建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兵二枝。爲三屯一營。鎮守總兵官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兵二枝。爲密雲一營。練兵總兵都督戚繼光提督之。各以兵

備監督。其遵化三屯二營。仍聽繼光往來總理。而悉受制於總督。不得矛盾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各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有警。則密雲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遵化出一哨應之。兵皆據牆爲戰。以拒虜不入爲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

隆慶時。御史馬明謨。請復屯鹽之舊。言祖宗時邊備振舉。虜不敢深入。富商得以私財募人開墾塞下。輸納鹽糧。故當時公私饒裕。不藉內帑而給。今諸邊苦虜。塞下無可耕之田。乃議發帑。國計所關。以天下供京師。其勢順。以內帑供四方。其勢逆。乞敕重臣分理屯鹽之利。使地利盡而商賈通。則邊飼有裨。國儲可裕矣。

隆慶時。大學士張居正言。頃年以來。議論太多。如督府等官。初蒞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臨政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幷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敕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煩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

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二。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埽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至當。及計慮已深。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沮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愼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天語叮甯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體朝廷省事尙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宜各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勉修職業。反薄歸厚。尙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云。臣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棱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盭戾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惟人情之是便而已。

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是也若操切則爲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綱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庶紀綱振而下有法守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概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違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沈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眞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寃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便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之緩急道之遠近嚴立限期趣令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

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以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然。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眞才實能之士。何由而進。百官有司之職。何由而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願皇上愼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人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卽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家。雖嚬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於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卽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政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卽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補。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卽可陞參政。僉事久者。卽可陞副使。不必爲小轉之法。互遷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

隆慶時。戶部覆南京戶部尚書劉體乾條陳四事。皆瑣屑無甚關係。得旨今後各衙門瑣屑諸務。可徑行者。不必一一瀆奏。

隆慶時戶部覆給事中劉繼文便商事宜內一段言諸司書辦諸役需索無厭宜令部臣科道查數釐革其商人納糧領銀自本部及監收兩道之外凡各衙門點卯挂號一切停止從之

隆慶時薊遼總督譚綸陳言內一款言今民貧吏慢而催征之令太數夫良民奉法而供賦以爲常敝民梗化而逋賦亦以爲常在上者概議蠲免是朝廷曠蕩之恩不足以勸善而反以惠奸也請自今地方非有重災不得議免其悖頑多逋者有司嚴法繩之不得寬貸則良民不致獨累而敝民亦知畏法矣

綸疏內又一款言國家衆建衛所棊列中外除錦衣等衛其在外衛所通計額軍三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數不與焉其始軍無缺伍糧有定額而食常足今中外馬步官軍大約止可八十四萬五千有奇而糧餉積欠兵益少而餉益乏乞敕戶部清查原設衛所官軍糧餉登耗之數及會算原額起運存留錢糧造冊與撫按官查理則天下之額餉可清矣

隆慶時禮部覆禮科奏諸臣疏中言語字畫務求便於省覽穆宗曰今後諸司章奏務詞語簡明字畫楷大如嘉靖初年式

隆慶時穆宗問戶部九邊年例軍餉太倉歲發及各省辦納之數尚書劉體乾言國家邊制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甯夏甘肅薊州爲七又繼以固原山西爲九今密雲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士馬各鎮原自有主兵一鎮之兵足以守一鎮之地後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於往時而坐食者愈衆矣其合用芻糧各鎮原自有屯田一軍之田足以贍一軍之用後屯

糧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以鹽糧。鹽糧不足。加以京運。饋餉溢於常額。而橫費者滋甚矣。府庫空而國計日詘。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邊之費固其大者。因以元年至三年太倉及各省歲發兵餉。與本鎮屯糧之數。備呈上覽。穆宗責以歲發銀數甚多。臣下全不爲國體恤。

隆慶時。湖廣撫按上所屬府州縣官積穀不如數者。穆宗曰。積穀備賑。屢有明旨。有司不以實舉行。俱降調如例。今後撫按官宜嚴覈分數參奏。勿徇私寬假。

隆慶時。陝西總督都御史王崇古言。邇者戶部議邊費。謂嘉靖初年止五十九萬。後二十八年。加至二百二十一萬。又十年至二百四十餘萬。又五年至二百五十一萬。而歲入不給。臣惟各邊之增費。大都在薊鎮十七。在宣大遼東山西十二。而陝西四鎮。獨延綏因選兵入衞。稍增十一。其甘寧固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今甘肅五萬一千有奇。寧夏四萬五千。固原九萬。延綏一十九萬七千有奇。通計四鎮歲額。止當薊鎮之半。陝西三邊。東自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各鎮兵馬總計兵二十餘萬。馬十餘萬匹。以分守紆遠之邊。無所不寡。南番北虜。四時戒備。一歲芻糧。數百萬計。除京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視他鎮半請帑銀者不同。今當於其費之多者。查議節省。不宜復於少者而仍計減削。以重苦之也。

隆慶時。禮部侍郎王希烈言。三皇繼天立極。功在萬世。詎止一醫。國家既祀於歷代帝王廟。又祀於文華東室。乃又祀於景惠殿。雜以醫師之流。亦瀆且褻矣。況配以句芒祝融力牧風后。安取義乎。宜存其祠宇。

裁其瀆祀。於名義爲得。報能。

隆慶時。御史劉斐言。臣頃見延綏下班軍士。顛連憔悴。泣而訴曰。行糧月糧。朝廷所以養吾輩者非不厚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請給發者非不時也。本色折色。督撫所以憑册報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胥至困斃者。一遏於倉攢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漁於將領之使用。而扣剋無度。三蝕於家丁之抑勒。而額外取贏。四害於主兵之好逸。而分擺於極衝無暇之地。五迫於修邊之太急。而督責以緊關難竣之工。六苦於撤放之太遲。而跋履於暑雨怨咨之日。枵腹以稱戈。裂指以荷鍤。故困踣至此。推之他鎮。無不皆然。宜乘此撤放之日。亟爲議處。按此六弊在今日尤甚。

隆慶時。大學士高拱。請於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部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次第推調。尙書員缺。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宜豫養以待用。而法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尙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

隆慶時山西巡撫都御史靳學顏言今虜視邊兵易與耳然邊兵則猶有戰時而以殺人爲樂盜馬斬級之事接踵見焉不獨邊兵雖邊民亦有奮死而一躍者何者彼固習見而數嘗之是以邊兵則易腹兵腹兵則易京兵京兵則易南兵謂其終世皆不嘗寇不足恃也臣每見海內有寇其將非陰醫雜職則丞貳判簿其兵非鄉夫里保則義勇快壯而額設之兵固不可用往時流賊起霸州無幾豎子耳幾舉中原之衞所而不能當至不免於邊軍之調嘉靖中年倭寇發海上五十餘人耳轉掠十餘府至應天門外而四十八衞者無一人出攖其鋒卒見夷於淮揚民兵之手此其明驗也然臣非謂盡去腹內之兵謂既名以兵當責以實欲責以實當試以戰欲試以戰當限以輪番戍守之法彼其或遠而不可使或弱而不願戍則優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邊有事則按籍而徵之而饋餉一出於官無事則任其自便而耕商無異於民要之無事時多有事時少也而名籍屯政住居部署固在也

學顏疏中又言社倉卽義倉也唐時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蓋富者必田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於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今之言官倉者今年曰庫無銀焉明年曰庫無銀焉如是除八分紙贖之外無幾耳言社倉者此曰官戶當優免我也彼曰役占我科擾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願賑於後亦不願出於今也如是不過貧民下戶之輸無幾耳是二法終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虛如故也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爲則而就土俗合人情限明春以裏

盡報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於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以驗其功能。著而爲令。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於官。若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於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於民。卽藏富於官也。

隆慶時。大學士高拱言。京師商人之累。非朝廷虧商。乃商費太冗耳。如供辦百金。卽有六七十金之費。少亦四五十金。是私費與官價常相半也。乃官價不以時給。則又有稱貸之費。有求託吏胥之費。比及領價。所得不能償其所失。故派及一家。卽傾一家。人心洶洶。惡得而甯居也。夫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使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緩急亦可有賴。祖宗取天下富室塡實京師。蓋爲此也。獨奈何使凋敝至此乎。先朝供用錢糧。召商買辦。國用不詘。而商人得利。今估價給商。比之先朝。非節縮加少也。而民不沾惠。反凋敝若此。乞今後凡商人辦納錢糧。必估給價值。卽銀兩不敷。亦必那移處給。無得後時。更須痛釐宿弊。凡公私費用。悉爲禁止。則庶乎商困少甦。而京邑之民。可有甯居之望也。

隆慶時。大學士高拱言。近來章奏。日趨浮汎。鋪綴連牘。徒煩聖覽。且言多意晦。端緒難尋。翻可竄匿事情。支調假飾。人臣奏對之禮。不當如此。請嚴加禁約。令內外諸司。凡有章奏。務在直陳其事。意盡而止。不得仍前鋪綴。違者聽該部科官參治。庶存參肅之體。且還簡實之風。穆宗曰。近來章奏。信多繁詞。且語涉肆慢。甚非人臣奏對之體。所司通行嚴禁。違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

隆慶時。戶部尙書張守直言。自嘉靖十八年被虜以來。邊臣日請增兵。本兵日請給餉。蓋自五十九萬而

增至二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皆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耶。臣不敢遠舉。第以近年一二鎮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在嘉靖四十二年。發銀二萬。後三年止一萬。乃今至十二萬矣。大同之主兵一也。在嘉靖三十六年。發銀二十二萬。次年二十三萬。乃至今二十七萬。又以加兵復費十一萬矣。舉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二鎮而九邊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乎。今即不能如國初故額。亦宜考嘉靖十八年以前近規。而汰其浮甚者。且九邊去虜有遠近。兵事有緩急。豈必盡煩內帑然後足用。宜令廷臣酌議減省。不得過歲入常數之外。臣亦移文督府。俾以歲用實數。報部臣具錯以進。按此事至今益爲濫費。必不可不一查核者。

隆慶時。都給事中光懋言。近來陳乞紛然。非述講讀則敍軍功。不明功伐則辯心迹。雖屢經參寢。而來者不止。請自後陳乞不由撫按者。一切寢閣。如再三瀆奏及背理違法者。量懲一二。以儆其餘。

隆慶時。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內一段言。祖宗立法。至爲精密。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弊也。患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陳。皆因噎廢食。銳意更張。部臣重拂其情。遷就題覆。及其法立弊生。又議復舊。非惟民無畫一之守。而該部題覆。且日亦不足矣。自今宜求任事之人。勿重於違言官。輕於變祖法。一切瑣碎迂闊之說。悉格不行。此紛更當戒也。

文輝疏中又一段言。古之大臣坐事退者。皆微其詞。以養廉恥。而存國體。今或掇其已往。揣其未形。以疑似影響。爭相詬病。如市井喧鬧。爲衆嗤笑。是人已兩失之也。至於方面重臣。苟非大奸極惡。亦宜棄短取長。爲人才惜。今或搜其小疵。指爲大蠹。極言醜詆。使決於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此苛刻

當戒也。

隆慶五年春。令巡視五城御史緝治四方遊民潛住京師者。

隆慶時。大學士高拱以款貢事竣。請賜敕一道戒諭邊臣。此後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三員。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器械比上年備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勞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罪。

隆慶時。吏部因戶部參罰徵賦不及格官員當降調。乃疏言。地方有素稱難處。各官恐其爲累。亦有願離地方。以別就功名者。於是政拙催科。心甘降調。則本以示懲。適遂私計。若乃前官積逋數多。後官所徵。止作前數。而見年之額。反稱逋負。俱非事理所安。此後宜以見年爲正徵。當年卽完。以前負爲帶徵。陸續補足。總計分數若干。議定降格。其當降者。止降一級。仍在地方視事。俟完足之日。始復原官。復官之日。始計俸考秩。行取陞遷。至於地方凋敝殊甚。雖盡力催徵。而亦不能完者。當令撫按官覈實定限。許其從容徵補。如資俸已深。限期未滿。而額有半完者。亦得陞遷行取。

隆慶時。南京戶部主事張振選違抗堂官。尙書曹邦輔以爲言。吏部覆言。上下之分定。而後綱紀正。政令行。邇來屬官不受堂官約束。以語言相搆。少不快意。輒排陷之。於是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益得恣其臆臆。以違拗堂官爲得計。自稱風裁。而安意承行者鮮矣。其在外巡按御史。往往以進士推官知縣有

科道之望。引爲私人。陰授以廉訪之柄。二司賢否。悉出脣吻。少有不悅。遂成萋菲。二司畏懼奉承之不暇。而何暇問其政事之得失乎。體統既乖。法度盡廢。害政莫甚於此。於是革振選職。仍通行內外屬官敢有抗違上官者。如振選例。上司有自降禮體。款曲屬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巡按有庇護屬官。引爲私人者。聽吏部都察院參治。

穆宗嘗食驢腸而甘。左右請詔光祿。曰若然。則光祿當日殺一驢以備宣索。吾不忍也。乃止。

典故紀聞。交河余文恪公著。公以檢討與修會典。朝夕供職。於有明一代典籍及列朝實錄。得以詳其端委。攬其大全。因紀所見聞。勒成十八卷。名之曰典故紀聞。其書大約與皇明寶訓相表裏。嗣由講官進禮部尚書。當是時元子長成。未行冊立。舉朝惶惑。公以禮臣憂懼尤甚。遂至鬱鬱成疾以終。嗚呼。若公者可謂克忠厥位也。每歷一官。卽盡心職守。紀聞一書。亦爲盡職而作。與尋常著述不同。視世之委蛇進退。責諸而外了無餘事者。相去奚啻天淵乎。史稱其樸直愼密。遇大事言議侃侃。觀停礦稅撤中使等疏。可概見已。公爲講官時。曾與同官馮琦進通鑑講義九十八卷。書未見俟見。光緒丁亥午月。王灝謹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 故典紀聞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輯者 余繼登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

七〇八五上